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National Tainan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第十一屆校刊文學獎



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員生消費合作社

協辦單位：文藝社

中華民國 101 年 06 月 26 日

目 錄

壹、夏之頁文學獎

一、第十一屆校刊文學獎各組評審名單-----P.01

二、散文組得獎名單及作品集-----P.02

三、新詩組得獎名單及作品集-----P.15

四、小說組得獎名單及作品集-----P.22

五、青春記事簿組得獎名單及作品-----P.67



壹、夏之頁文學獎

※本屆文學獎獎金由員生消費合作社贊助



第十一屆校刊文學獎各組評審名單

組別	評審姓名
散文	龔詩堯老師
	王淑理老師
新詩	陳子梅老師
	黃碧璉老師
小說	鐘文伶老師
	許淑婷老師
青春記事簿 (指定題目創作)	林宏達老師
	陳子梅老師

一、 散文組



散文組得獎名單

名次	班級	作者	題目	獎金
第一名	5 護 3-6	吳巧愉	福與債	2,000 元
第二名	5 妝 2-1	邱曉玫	光	1,000 元
第三名	5 護 5-2	方智瑤	媽媽說	500 元
佳作 1	5 護 2-1	陳彥汝	友	300 元
佳作 2	5 妝 2-1	蔡燕怡	榮家陪伴心得	300 元
佳作 3	5 護 3-5	陳郁云	從沙灘萃取態度	300 元

散文組—第一名

福與債

吳巧愉

十七歲，小時候舉首仰望的年齡，憧憬著戀慕著，而今，她在這人一生中最燦然奔放的靈魂中旋轉，像芭雷舞者於舞台上迴旋時粼光閃耀，片片如花般的赭紙因氣流而起，但，這樣大紅色刺眼光采的背後，又有誰看見舞者那雙斑剝漆落的舞鞋之下直流的鮮血？

有人說過，數算自己手中的日子，收下該得的福份，該償還的債，就算最終時，福份都付債去，落得一身清貧，這人仍該上天堂。她還小，雖不至此階段，但正段段邁進，是的，她仍小；歷經風波以來，她終於願意承認自己：我仍只是個孩子，始終迫使自己成熟，讓人覺得不需為己擔心些什麼，一切井然有序。但，不盡然，總會遇到一些事，是連再大的人們，也必須在它面前低頭哭泣，像個孩子般無助徬徨。一個年齡，代表著一段記憶，世

代與世代間，看似遙遠，卻只是隔了一道心牆的距離；那是歲月留給大人的疤痕，心牆時而高聳入雲，時而傾頹瓦碎，此刻，蜷起身縮於一隅的你，是大人？還是小孩？

債前債後，福前福後，都是一樣的赤裸，不是嗎？

她知悉，時光稔然，還剩多少日子可以揮霍？一年來，夜夜被擲進噩夢之谷，不請自來的債何時算清？隨而到來的福分，讓她迷失了方向；有些債會跟著一輩子，但老天不會跟你過不去，總會為你在另尋一袋幸福與福氣，但前提是你要懂得在祂面前低頭像個孩子；懂得不經世不更事的無垠，才會懂得那些原本看起來不成熟的人事物所帶來的可貴。

今晚，又是個失眠夜。她在透明的夢裡醒著？似夢非夢，大雪紛飛，她佇立於銀色的原野，銀色的路，緊握著身旁老人爬滿厚繭與皺摺的手，四顆眼珠，直直地瞅著面前的紅泥火盆，老人吟唱，女孩流淚。「流光容易把人

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大風雪中的背影，想伸出手抓住，流光卻一點也不留下，手中只有剎那間留下的兩顆水滴。她睜開眼，四周是熟悉的擺設，牆上掛鐘滴答響，刺耳地刮著凝滯脆折的空氣，是夢？非夢？她喘著氣，推開房門，廳前的室內火爐滋滋作響，母親正蹲在那兒，哼著只對女孩所唱的搖籃曲。回頭，母親輕問了聲：還好嗎？



散文組—第二名

光

邱曉玫

天邊露出了稀薄的晨光。

每當這個時候，打開向東的窗戶，讓偏涼的風吹走梳洗後殘餘的睡意，層層金黃的晨光自雲隙間輕柔的灑落在翠綠的竹葉上，映得朝露閃亮動人，一片蓊鬱的竹林顯得特別有精神。

漸漸的，光彷彿從越來越遠的地方來，將一片藍天洗的澄淨透亮，卻是越發灼熱的使人煩悶，幾個黑點不遠不近，忽高忽低的悠遊著，似乎沒有受到光線變化的影響，依然故我。

腳步依舊緩慢，只是頭上多了把藍色的雨傘，和原本的影子重疊。拿出隨身攜帶的MP4。

再搖滾的音樂都掩不住這城市始終如一的喧囂。好像浪似的車潮從來都不停止，一台推著一台。還不夠快，再快一點，彷彿聽見一道一道如催魂急令般的聲音，然而這並不是地府啊。光緩

緩地被推向了西邊，聲音越發得快了。布鞋。高跟鞋。皮鞋。包鞋。全都被按下了快轉，只有我的這雙涼鞋，依舊踏著早上的腳步，跟著掩不去城市，卻也不會被埋沒在城市之中的音樂節拍走著。

不知何時也不再需要那天藍色的傘了。

西邊的雲成了醉人的顏色，亦橘亦紫，美的奪人心神，我怔怔的停在橋邊，怎樣也移不開視線，放任溫暖光輝擁住全身，好似在愛人的懷抱中一般，叫人有些昏然。腦海湧現許多片段，卻甚麼也沒來得及捉住，即刻消散。身後的行人依舊匆匆，沒有受到這樣美的光芒的誘惑，我張口急欲挽誰停下，終究是甚麼也沒說，而殘陽似血，照了一地愁，欲留卻流。

時間有限，遙控器上是沒有倒帶這按鈕的。

連最後一點柔光也不見了，我才恍然清醒，身後的狗一直不

斷地吠著，我突然感到異常慌亂害怕。一個人莽撞地衝了上來，丟下一句「抱歉」又匆匆地帶著我甚麼也沒裝的空錢包走了。我愣愣地任他將我撞倒在地，甚麼話都說不出來，那人彷彿也一起將我的甚麼給偷走了，腦子裡亂糟糟的，夢色一般天藍的雨傘有些狼狽地跌在一旁的泥坑裡。

我緩緩抬起頭，卻對上一雙充滿關切的墨色眼眸。

「沒事吧？」男人臉上帶著和煦的笑，有若溫玉朝陽，朝我伸出了手，我有些發窘的將右手遞給了他，心裡突然有一處雪亮了起來。

就算夜晚再怎樣漆黑，在這個繁華卻也敗亂的城市裡，還是存在星星一般的光亮吧？雖然非常地微小，卻也……非常溫暖。

披散著稍顯濕潤的頭髮，我趴在陽台欄杆邊，靜靜地注視著深黑夜空裡，閃耀著燦爛光芒，遠在幾百光年外的星辰們，吞下最後一口啤酒，將空瓶子隨手就

扔了。

進入夢鄉去等待，晨起後那柔柔的晨光。



散文組—第三名

媽媽說

方智瑤

現在她單身，我單親。

我的爸爸，但那個他，只是一個每年都會帶妻小來高雄看燈會的朋友。

她住高雄，她高二時，她的二姐夫介紹一個朋友給她，獨子的他大她兩歲，他住台南，正在當兵。

他當兵退伍時，她高三。他說他想跟她以結婚為前提的和她交往，她說等她高中畢業再說吧。

他等了，一直等到她高中畢業才打電話跟她聯絡。

於是，他們交往了兩年，這兩年，她對他總是被動的，他會打電話給她，問她今天過得好不好；他的工作輪三班，輪到白班時，下班後會搭火車來回高雄，只是為了帶她去吃餐館。

她覺得這不是她要的交往，已經分隔兩地，又沒有甜言蜜語

的互動，太過於平淡，使她沒有安全感，她羨慕她周遭朋友們熱戀時的幸福模樣，她討厭他的木訥，討厭他的成熟，討厭他的輪三班，討厭他的家鄉在台南。

獨子的他，家人一直希望他們快點結婚，他也跟她說過爸媽的期待，但她總是不想這麼快就被婚姻綑綁。

有一次他告訴她，他的父母已經為他們倆買了一間房子，問她：「妳希望新家的房間要漆什麼顏色才好？」她說：「你為什麼要問我？我現在不會嫁你！」她說：「你這麼想安定下來，為什麼不要去問你未來的老婆？」她總不悅他像是要沒收她的青春般的急著結婚。

他要她不要再任性，他說：「要是再不結婚，他真的哄不住他的父母，真的會被迫去相親了！」她生氣的說：「去阿！」

她真的覺得並不是非他不可，她真的覺得自己還年輕，她真的不想要早婚。

這是他最後一次的求婚了。

半年後，他結婚了，也從輪三班的技術員升為主管了；一年後，她的爸爸中風了，因為姐姐們都結婚有家庭了，照顧爸爸的重擔則落在自己的身上，白天上班，下班後只能回家。

她真是受夠了，但她覺得慶幸的事，她終於和她理想中的對象交往了，那個人欣賞她的美麗；那個人給的山盟海誓，總讓她有著對這份愛情的安全感；那個人體貼，會幫她想盡各種理由，好讓她不用回家照顧爸爸。

認識不到半年，那個人向她求婚了，她心想，當初她就是拒絕婚姻，現在才會被從來不疼自己的爸爸牽絆，她認為爸爸不曾對她好，她根本不用為了照顧爸爸，拒絕這段令她滿意的愛情。

她答應那個人了。

她說，交往時，知道那個人有些缺點，只是沒想到，會是這段婚姻失敗最致命的傷害。

她說，她還記得，是十一年

後，她帶著大女兒去二姐夫家，順便照顧二姐的小孩，

電話響起，二姐的小孩回答了：「爸爸不在家」、「媽媽也不在」、「我的家裡大人都不在」，她以為對方可能是想誘拐小孩，因此接過電話很兇的問：「你找誰！」，她說對方似乎被嚇到了，過了幾秒才說：「找妳的二姐夫」。

他不是被兇悍嚇到，而是他認得她的聲音，但她沒認出他的聲音，甚至沒有反應過來。

他禮貌的重新自我介紹，因為他不確定她是否還記得他，他說他剛好來高雄，想找她的二姐夫聚聚，現在在樓下，他說既然二姐夫不在，那要不要帶著小孩一起去麥當勞玩？她說好，她還告訴他，除了要帶二姐夫的小孩，還有她的大女兒。

她說十一年後看到他時，心很酸，當初是她不懂得珍惜他，他現在看起來過得很好，但她的生活卻總是為了現在這段婚姻而

活不下去。

過馬路時，她故意牽著二姐的孩子，想試探他是否仍細心，會發現她的大女兒沒人牽，他的確發現了，他問：「要不要我牽她，妳的女兒妳自己牽？」

在麥當勞時，她說她從二姐夫那聽說，他每年都會來高雄看燈會，他說因為他老婆喜歡熱鬧，但他除了台南，只熟高雄了。

她心想是因為自己嗎？

他問她現在過得好嗎？

她並不確定他是否曾從二姐夫那聽說，她這段婚姻的不幸，但她仍選擇堅定的回答：「很好」，儘管她的眼淚拆穿了她。

她說她知道現在他有了自己的事業，她說她想聽聽他工作上的事，她想藉此轉移話題。

這一次見面是分手後的十一年，後來幾年，再次從二姐夫那得知，他的事業已拓展至內地，全家已經移民。

今年元宵節，她想起了他，她說他每年元宵節都會帶著他的

妻子來高雄看燈會。

她說，二姐夫說，一年只回台灣幾次，農曆過年帶著妻子回娘家、每年元宵帶著妻小看燈會、清明節回來掃墓…

今天她又想起了他，她說：「他每年元宵節都會帶著他的妻子來高雄看燈會。」

她說：：「要是新婚夫婦連續來看個幾年還好，但他們結婚這麼久了，卻沒改變。」

她說：「嫁給他的人，應該真的很幸福。」



散文組—佳作 1

友

陳彥汝

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王
粲傳：「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
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
傷門人之莫逮也。」

知音難遇，亙古不變的定律，
從古至今，無不有人在尋覓著那
鮮少的知己，人生漫長幾年載，
也許總能擁有像謝必安及范無救
那般堅固的友誼吧！

我自然是難以相信的，人生
太多不可預期，也許是意外，也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錯過，不斷
在身旁發生，或各奔西東，或展
翅翱翔，那份當初的感動，會隨
著風而散去，漸漸消失不見，又
會有多少人能有那份堅持，固執
的維護著那如臨斷崖般的脆弱友
情呢？

等待，是我的一貫作風，也
許是懦弱，當友誼來敲門時，我
總是一再試探，一再觀察，像探
頭的小老鼠，確認無害後，才肯

全然暴露，展開自我。或許是太
過小心，也或者是太過封閉，我
不願讓人踏過心扉，甚至吝嗇的
不願分享我的關心，直到那天的
發生。

時光似乎又到轉回到了從前，
我們三人絕佳的默契，我和她的
表演，她和妳的搞笑，我和妳的
雙簧，當時，妳笑語晏然，活潑
又逗趣，徐徐的風吹來，雖然平
凡，但卻又透露著典雅，就如同
你的名字一樣，卻從來沒有想到，
那樣的風景，竟會因為一個人生
小小的契機，而毀於一旦。

妳要轉學，我們都是最後才
知道的，難過，卻無從問起，過
分關注自己的我，甚至沒有關心
妳的心情，只是責問著，為何最
後才讓我們知道，那時，妳只是
苦笑，淡淡的帶過我的責怪，只
是關心著我的生活，最後，斷去
聯繫。直至幾年前，我重新拾起
久未聯絡的電話，嘗試的撥通那
既熟悉又陌生的號碼，終於，我
們三人又要見面了。

艷陽熱辣辣的燒向火車站，有些忐忑的等待著，妳輕拍我的肩膀，轉身一驚，「嗨！好久不見！」驚喜的打著招呼，細細打量著妳，長高了，剪了瀏海，披散著長髮，模樣還是如同從前，卻又似乎有了些變化，看到我，妳未置一詞，只是笑著，流露著欣喜，我開心的訴說這些年發生的事，妳笑著偶爾簡短回答問題，這時雖透露著古怪，我卻還是選擇忽略。

直到，馬路的喧囂疾馳而過，妳神情恍然，緩慢的步向危險，「小心！」我大驚將妳拉回來，沿路上，我和她使勁唱著雙簧，希望能化解我們之間無言的尷尬，但妳卻未像從前加入歡笑，只是恍惚的對著我們笑，神情空洞並無往日的神采，就算早已從電話了解妳的病況，卻還是無法接受，我無法說服自己那是曾經的妳，心中的震撼，紮紮實實讓我體認到了心疼及自責。

走在街上，妳對著可愛的娃

娃，綻放出往日絢爛五彩的神情，我知道或許還是有辦法吧！但我們都還是青澀的少女，有些事情有好多明知道，但都是無能為力，知道妳的狀況，但因不同班不同校，我無法幫忙，電話聯絡的脆弱，顯然彈指可破，妳讓我放心不下，我知道這段友誼一定會因時空漸漸沖淡，但我還是掛念生病的妳，我想它大概會隨風而去吧！

如今，我才省悟，友情，並不真是以時間長短來衡量，而是在相互的交流間，學習到寶貴的人生一課，那天後，我想向妳說對不起，琢磨後，卻發現沒有何處對妳不起，想向你說謝謝妳，卻又不知該如何謝妳，最後，我在心裡許了願望，希望有天回首，妳會像往日一樣，開朗的向我揮手，我決定將一切化為祝福，願妳早日走出陰霾，願妳健康邁向人生路，願妳將來交到知心好友，願妳得到順遂的人生！祝福妳，我的朋友！

散文組—佳作 2

榮家陪伴心得

蔡燕怡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校門口，好多同學都已經圍在一起，我站在一旁，聽著他們熱烈的討論，看著他們臉上那興奮的表情，讓我不禁疑惑，今天是要參加榮家陪伴的志工活動吧？但為何他們這麼的期待？

車子緩緩駛進榮民之家，我心裡的疑惑將得到解答，進入禮堂，大家圍成小圓圈，討論著今天的活動及其他相關的問題，搭配正在播放的音樂，氣氛溫馨卻也十分嚴肅。我記得第一個問題是：「你今天為什麼想參加這個活動？」組員們一一回答，眼看著就快輪到我了，我的腦中卻一片空白，突然間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學習，對！我今天來是為了學習，學習平時在學校學不到、在書裡看不到的，於是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但我的心裡卻有些質疑這些話的真實性。

接著，我們到了一個叫做仁愛堂的地方，我們迫不及待地去尋找

需要陪伴的爺爺，後來，我找到一位正坐在床沿的爺爺，他看起來十分嚴肅，有種令人敬畏的感覺。原本，我想帶他出去走走，可他搖了搖頭；我想帶他參加活動，他也拒絕了，最後，我想陪他聊聊天，希望拉近彼此的距離，但對於我的問題，他回答卻都十分簡潔，像是不願再多談，之後，他起身走到大廳，找了個角落坐下，看著正在舉行的活動及笑得開心的爺爺們，不發一語，而我也跟在他身邊，不說話，但我卻覺得，在這裡他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只因他的眼神在看到這樣的景象時變得更加憂鬱，他周圍的空氣霎時變得凝重，這樣的感覺壓在我胸口，讓我喘不過氣來，過了許久，他重重的嘆了口氣，走到外頭、望著遠方，表情平淡地講述他以往的經歷，包含童年時的回憶、對故鄉的懷念、對往事的嘆息，他的鄉音很重，我幾乎聽不清他的內容，只能憑著關鍵字猜測，可是他的眼神、他的悲傷、他的惋惜，帶我進入他的回憶，深刻感受他此時的心情。突地，滴滴！鬧鐘的聲音，把我們喚醒，時間到了，我牽著他

回房，在我離開前，他對我說：「謝謝妳，謝謝妳今天的陪伴」，他的表情不變，語調卻多了點輕鬆，望著他，我的心裡竟有些心疼，這樣的情感震懾了我，「為什麼？他明明不是我真正的親人」我自問，卻沒有解答。

又回到剛才的禮堂，但心情卻已然不同，我不斷想著同樣的問題，企圖找到答案，卻徒勞無功。小組間的分享開始了，我聽著組員的心得，心裡有個想法逐漸明朗，終於，我懂了，所有的疑惑、不解都消除了，那答案就是真心的陪伴。在這短短的時間裡，看似是我們陪伴爺爺，但其實不只，過程中，爺爺也一直陪伴著我們，爺爺用陪伴跟我們分享更多的經歷與想法，我們用陪伴來學習更多的道理，更重要的是陪伴的力量，它拉近了我們與爺爺的心，讓彼此更親近、更熟悉，讓彼此感到溫暖，我想，這也是大家期待來到這裡的原因了。

在經過這次的活動，我體認到了真心陪伴的重要及它的力量，也深受感動、吸引，我期許自己能將陪伴的溫暖帶給家人、朋友。未來，

如果還有更多這樣的機會，我想，我一定會參加，因為，我想念這溫馨的陪伴。



散文組—佳作 3

從沙灘萃取態度

陳郁云

淡藍的天空裡暈染著棉捲的白雲，夕陽散發出迷濛似金桔的光線，在自然空間裡緩緩流動，海浪一波波打上金黃色的沙灘，那兇猛的波浪互相殘殺，被遺留下來的是破碎又互相纏綿而形成的浪花，漸漸地，浪花緩慢被滲透進沙灘，隱約的水痕進而證明剛才的腥風血雨確實曾存在，只不過暫時停歇下來！

沙灘上濕潤的痕跡隱約可見，我的雙手捏塑有點黏稠的細沙，堆起心中的樂園，依循著心中的藍圖慢慢塑造出成品！「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積沙成塔，一顆一粒去累積自己的精華，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城堡！大海不擇細流，在製作過程中也不該精挑細選地選擇自己所需要的，好比最完美的玉石，如果有些微的裂痕缺陷就更值得去珍惜。生命的不完美是自己的寶貴經驗中磨合成的精粹！而多數人總是希冀自己的生命平安順遂，但我卻被黃美廉博士的經典名句中：「不敢祈

求上蒼賜我順遂的人生，但願上蒼賜我毅力面對人生」爆破我的思想，人的一生都在學習怎麼面對困境，讓自己更成長茁壯，是需要勇氣和毅力堅持走下去！讓自己在錯誤和失敗中省思，經由自己思想的蛻變，會讓自己有更開闊的視野。平常在學習過程中知識的輸入就像是有沙子去累積，珍惜任何學習機會，儘管過程中勞其筋骨，也得堅持下去，找尋自我實現的目標！

由退潮漸漸地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滿潮時刻，日復一日的循環，這就是大自然的法則！還來不及使出堅固的防守戰術，就被不期然的海浪把心血沖刷掉，證實時間是不會等人的，把握機會才有可能成功。沙灘上淺顯的痕跡刻記著紀錄，有前車之鑑，下次的成果會更上一層樓！沙灘與海浪間的互通有無就像是我們人生的縮小版，海浪像人生中的磨難，有利有弊，侵蝕我們的心血，但也過濾出結晶，時時考驗我們平時所累積的基礎，一來一往間，激出生命的浪花！

二、 新 詩 組



新詩組得獎名單

名次	班級	作者	題目	獎金
第一名	5 護 2-4	吳佩潔	橘	2,000 元
第二名	5 妝 1-1	楊玉蓉	醒	1,000 元
第三名	5 護 1-4	鄭郁軒	補	500 元
佳作 1	5 護 2-4	朱博儀	蚊	300 元
佳作 2	5 護 1-5	張芳瑜	狩	300 元
佳作 3	5 護 2-6	戴孟萱	消波塊	300 元

新詩組—第一名

橘

吳佩潔

初春

吐著芽 含著花苞

清明前

綻放出朵朵的潔白

白在綠裡搖晃

隨風散出一縷清香

誘來勤奮工作的蜂

在綠裡沾沾跳跳

蝶也跟著在綠裡舞動

仲春孟夏 經歷過梅雨洗禮

花瓣脫落 小綠果冒出了頭

經烈日的籠罩 小綠果日漸成熟

歷過風吹雨淋

冬天裡 我長大成熟

退去了綠帶點橘紅

合了時宜 恰好在新年裡成了吉利



新詩組—第二名

醒

楊玉蓉

你居於遙遠的彼岸
熱帶氣壓挾著最初的悸動
曾綠了我心的江南岸

而我在遠方的島嶼
想像流星
從獅子飛到

落馬

織女牛郎說盡纏綿
剩雙魚私語

關關鳴鳩隨年華漸老
蒹葭也隨春風遠走
以為永久不變的誓言也如舊長安街道
跟著改朝換代

夜幕應退 日帘應升
用沏一茶壺的時間 敲醒萬物的夢



新詩組—第三名

補

鄭郁軒

如果
我是那細細的斜雨
那麼
我是否也能夠像
把不曾交會的
天空與大地
用雨絲
連接起來那樣
把某人的心
也串聯起來
用針



新詩組—佳作 1

蚊

朱博儀

鬼祟的在夜裡橫行，
吸盡鮮味滿足地。

小腹微凸後，

高歌一曲，

喻……

彷彿在炫耀自己。

白天 偽裝成裝飾品，

等待時機，

突襲！

一動也不動，

專心吸吮美味，

萬萬沒想到，

“啪！”

是最後聽見的聲音，

血肉模糊

是最後留下的身影。



新詩組—佳作 2

狩

張芳瑜

夜色驟降
白雪緩落
狼嚎自林中拔起
宛若進入了永恆的冰凍世界
月光潑灑
如此明亮皎潔
血腥紅眼 利齒尖牙
一身融入雪白的闇夜
有著震懾說不出的威嚴
吼聲甫落
黑影四處竄起
狩獵 如火如荼的開始
嘶喊聲劃破寂靜
血色灑落大地
織成紅白相間的奇幻境域
在雪中昂然佇立
傲視
猶如神聖不可侵犯的銀白精靈



新詩組—佳作 3

消波塊

戴孟萱

潮潮浪花
是海洋的多情
靛
襯著 迷惘的潔淨的 白

我說
浪多濃 終會化為泡沫

陣陣海風
是穹空的浪漫
藍
乘著 傻氣的純真的 青

你說
天太高 但風會在身旁

止
瞬間 一片灰濛
靜止
於此時 刻劃永恆

止
石痕 是遠處的想念

著墨成 字字暖意 上心頭
日出日落
壺洞 是伊人的餘溫
交響出 曲曲情詩 扣心弦
月起月沉

綿延海岸線 二百公里
一份相思 兩處閑愁



三、小說組



小說組得獎名單

名次	班級	作者	題目	獎金
第一名	5 護 3-6	黃夢妮	水晶蜻蜓	3,000 元
第二名	5 護 2-2	賴世原	那一年， 我們幫他追的女孩	1,500 元
第三名	5 護 3-4	洪于潔	牆	800 元
佳作 1	5 妝 1-1	楊玉蓉	無名指上的璀璨	500 元
佳作 2	5 護 1-2	黃郁庭	Yes, I do.	500 元

小說組—第一名

水晶蜻蜓

黃夢妮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蜻蜓，飛在天空亮晶晶，好像許多小星星，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蜻蜓……」

雅朗神父，對不起，小未不能遵守跟你的約定了，因為小未自己先回來了。小天使說，他只能帶一個人回來，所以小未就先回來了，不過沒關係喔！小未會抓很多很多蜻蜓，用裝小天使羽毛的玻璃罩子把蜻蜓裝起來，平平安安得帶回來，這樣雅朗神父也可以跟我一起把蜻蜓分給大家，這樣快樂就會回來，蜻蜓也會越來越多，小未也可以跟蜻蜓一起玩了喔！

這是一座曾經輝煌的城市。

漫天的黑雲像窗溝的灰塵一層又一層覆蓋著天空，透不進一絲陽光，憂傷得好似會下一場淋得暢快人心的雨；而令人失望得是，這座城市已經好幾年沒有下過雨。四周綿延的山丘已是童山

濯濯，葉脈似的裂痕深不見底，裂縫中小草低吟著土黃色的語調，單調而乏味，樹枝努力得向上伸展，以往觸手可及的湛空怎麼會變了色？怎麼會摸不著？吶喊著不會的、不會的，咖啡色的枝桠固執得向上伸展。烏鴉搥了搥翅膀落在嘎嘎作響的樹幹上，墨色的鳥喙理了理翅膀，墨色的羽毛落在地上。

瘦小的趾尖赤裸裸得踏在泥地上，不在乎腳底的碎石利得會咬人，不在乎腳底的裂縫深得會捉人，烏溜溜的小腳在山丘上跑著。山丘的最頂端可以看見城市中心的教堂，巨大的灰色十字矗立在廣場之上，不淪於時光的流轉而斑駁，依舊莊嚴而神聖。黑色的眸子盯著十字轉了轉，瘦小的身子彎下腰，一根一根拾起地上的黑色羽毛，小心翼翼得用裙襬裹著，因為經常得搓揉而變成牙白色的裙襬上有著大大小小的褐色斑點，那是不管她用了再多無患子都洗不掉的印子。小腳在山丘上輕快得踏著，影子掠過一

處又一處裂縫跟碎石堆，不久，折起的裙襬裡便裝滿了黑色羽毛。地上的裂縫無視路標的禁錮，一次次光明正大得撈過界，霸佔了先人開闢的小徑，搶奪了車輛行走的馬路，無處不去，向著仍在謠唱不知名曲子的小草喃喃得炫耀著自己的戰功。她望了望四周，發現了那個熟悉的路牌。不在乎是不是會被人看見裙襬底下的褐色燈籠褲，小小的手撩起裙擺，保護著黑色羽毛，向著那個折成兩半、只剩下一層薄薄的鐵皮相連著，隨時都可能應聲而斷的路牌跑去。

「記得吃齋……」蚊蚋般的聲音，她墊起腳尖往記憶裡亮得可以映出自己臉孔的玻璃窗探去，灰白色的玻璃依然映出自己的模樣，只是這次看不見裡頭喃喃有詞的老嫗了。「記得吃齋……」裡頭那被她忘記長相的老嫗依舊唸著四個宛如可以倒流時間的文字，把另一隻手緊抓的裙襬換過，空出的手沾了沾口水，暈開灰白。模模糊糊的影子

像燭影般晃著，依稀可以看出老嫗合十的雙手握在胸前。放下腳尖，瘦小的身影往另一間黑白的屋子跳去，空出的手沾了沾口水，暈開灰白，「小美啊，媽媽說故事給妳聽喔……從前從前海底有個漂亮的王國，裡面住著一個叫艾莉兒的小美人魚喔……」啊，今天開始講小美人魚的故事了嗎？真可惜，昨天的白雪公主還沒聽完呢。黑色的眸子轉了轉，嘟起小嘴。「小偉啊，媽媽跟你一起玩變形金剛好不好呢？還是你想聽故事呢？啊，你想聽故事嗎？好啊好啊，我們來講穿長靴的貓咪好不好？從前從前，有一隻聰明的貓咪……」啊？小美人魚的故事說完了嗎？真可惜，她還是沒有聽完，現在換成穿長靴的貓咪了，可是她還是沒有辦法聽完，因為跟神父約的時間快到了！等不到屋子裡的婦人接著下一個故事，趴搭趴搭的跑步聲闖過寧靜的社區而走。

長髮飛過散落在地上的灰色鋼條，影子越過掉落在地上的褐

色枯葉，小腳跑過傾倒在泥坑裡的黑色桅杆，小手拂過倒掛在柱子上的白色布條，胸口的褐色斑點隨著大口大口的呼吸撐開、縮小。「雅朗神父。」小小的聲音經過偌大的長廊以後幽幽得變大，褐色的風琴擺在長廊的盡頭，穿著灰色長袍的男人正坐在那兒。「啊，是小未嗎？」男人轉過身，沒有生氣的雙瞳望向遠方，拄著拐杖踉蹌得向著她，緩緩挪著身子。她走上前，用小小的身子當成男人的拐杖，扶著男人坐下來。「雅朗神父，你摸！我今天也撿了很多天使忘記在山丘上的羽毛喔，我們存了多少了呢？」爬滿褐色傷疤的手輕輕在她臉頰上移動著，小心翼翼在她裙襬裡的羽毛堆探索，雙手往上游移，停在軟嫩的雙頰上，男人粗糙的手捏了捏柔軟，微笑道：「真的好多呢，我和小未只差一點點就可以完成目標了喔。」「太好了……這樣就可以拜託蜻蜓帶我們飛回去了。雅朗神父，回去以後你想做什麼呢？」「小未想做什麼呢？」

宛如珍珠的黑色眸子轉了轉，開心得笑道：「抓蜻蜓！抓好多好多蜻蜓！然後分給陳婆婆、黃阿姨，還有好多好多人，這樣就會下雨，大家也會回來，然後有人的地方就有蜻蜓，更多更多！然後小未又可以跟蜻蜓一起玩了！」男人寵溺得搓亂她的長髮，溫柔得笑著：「好啊，那我就一起跟小未抓蜻蜓送給大家，讓大家再開心起來！」

男人笑著，大掌握起小手，從風琴旁半敞的木櫃裡摸索出一個玻璃罩子；玻璃罩子蓋在一個乳白色的瓷盤上，一塵不染，黑色的羽毛輕輕飄在罩子裡，上頭還結著如水晶珠般閃閃發光的小水珠。看著男人小心翼翼得將她收集來的黑色羽毛泡在水裡洗去那層空中的泥灰，再輕輕得用白色的布塊拭乾，然後輕輕得讓羽毛飄進玻璃罩子裡，僅僅是這樣，她的心裡就揚起快樂的旗幟！不知道雅朗神父是怎麼讓這些玻璃罩子保持得這麼乾淨？陳婆婆跟黃阿姨家的玻璃都沒有這

樣乾淨得可以映出自己的樣子。啊！一定是雅朗神父每天都用水很用心很努力得清洗過，還有那些雖然翅膀是黑色的卻很善良的小天使幫忙的關係！「雅朗神父，我們來唱歌好不好？唱那首蜻蜓最喜歡的歌。」「好啊！」男人摸索著記憶中教堂的模樣，緩緩移動到風琴邊，輕輕打開琴蓋，手指摸了摸琴鍵，叮叮噹噹……「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蜻蜓，飛在天空亮晶晶，好像許多小星星，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蜻蜓……」小小的腳在風琴邊擺盪著，她開心得唱著歌，男人寵溺得看著歡快的孩子，手指越發輕快。

夜幕緩緩降下，灰白色的月升上天空，暗藍色的瞳孔在厚厚的雲霧裡散發著柔光，這是座曾經輝煌的城市。曾經，這個小教堂隱沒在喧鬧的車水馬龍之間，是城市裡一座小小的靜謐，是人心裡一塊小小的安詳，傾聽人們的哀傷與禱告，給予信仰，傳遞信仰，吟唱來自伊甸園的福音是

他的天職。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他在這座城市落腳，人們熱情得款待他，他則安撫人們倉皇失措的心做為謝禮，溫暖的軟語是他在這座城市最大的收穫……直到絕望對他露出如極地一般貧瘠而冷冽的笑。

是不是天下每個母親生育時都遭逢身體被緩緩撕裂的痛苦？當那朵豔紅如火的煙花在他眼前炸開，他終於體會到什麼叫翻腸絞胃之苦、肝腸寸斷之痛，然後，從此他再也沒看見陽光。埋怨、憤恨、悲慟、孤獨，歷經一次次的劫難，他始終困在渾沌的荊棘中，一翻身便遍體鱗傷，一掙扎便渾身浴血，潔白的長袍被憂傷浸濕，沉重得拖在身上。「請問你是雅朗神父嗎？」稚嫩的聲音劃破了寂寞闖進他的生命，沒有光明之神的引導，他倚著一路跌跌撞撞而日漸粗糙的手探索著聲音，是個女孩，名喚小未的女孩是他絕望的生命中一道溫暖的光，雖然他無法看見這道光模樣，令人發抖的溫柔卻直往手心

溢滿全身。

「雅朗。」沉穩的低嗓傳來，他停下舞蹈著鍵盤的手指，向著聲音轉過身。「威諾？」他看著眼前男人的雙眼，天打雷劈！男人的相貌並不出眾，可以說平庸至極，如鏡子般溫柔澄澈的藍色眸子是他全身上下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如今那雙眸子卻蒙上與這座城市相似的灰色。「你的眼睛……」他苦笑著：「是啊，波及到了。」「雙眼？」「呵呵……」眉頭擠成了川字，他苦笑著。那是一個天空像今天只有灰色的午後，寧靜的地平線闖進一頭渾身燃著烈火的猛獸，張開血盆大口吞噬城市的模樣，撕咬奔逃的影子，咀嚼絕望與哀慟，訕笑著人類的無力；他就是在倉皇之中被火獸的銳爪奪去了雙眼。「你還要繼續留在這裡受罪嗎？到這時候你還相信上帝會與你同在嗎？這是個不會有信仰的時代了。」是的，火獸不只奪去了他的雙眼，也奪去了這座城市生命；往昔那些熱情而善良的人心被不留碎屑

得啃食殆盡，人們失去信仰，失去靈魂的空殼不再需要食物與水分，剩下的只有自相蠶食的脆弱，總有一天……這座城市會失去聲音，就連風吹雨落的聲音都聽不見。而他又為什麼要執意留在這座沒有未來的城市？「雅朗神父！」也許他無法再見到燈光，也許上帝真拋下他離去，也許這座城市真的沒有未來，可他的信仰，就在這裡。

他是誰？烏溜溜的大眼睛看著陌生的面孔，是神父的朋友嗎？他驚訝得看著眼前的小女孩，望向友人：「這就是你的執著？」他微笑著，手輕輕拉過放在風琴旁的拐杖，走向女孩。她輕輕捧起手裡的羽毛，小小的臉皺成一團，黑眸子蔓上憂傷，今兒的羽毛只有兩根。「怎麼了？」「今天小天使只有給小未兩根羽毛，對不起，小未今天忘記去看陳婆婆了，所以小天使才會……」聽出她隱忍的鼻音，他伸出手柔柔搓著手裡的細絲，微笑道：「沒關係的，小天使只是希望小未記

得要愛著每個人，小天使沒有生氣喔。沒事了，去玩吧。」手輕輕推了瘦小的身子，趴搭趴搭的腳步聲遠離教堂。「那女孩身上的自由很豐沛，不像被火獸吞食過的孩子，你確定她是這座城市的居民？」他看著女孩跑走的方向，眸子深不見底。這是一個販賣自由的時代，人們必須拿出自己的財物換取靈魂的自由，否則，火獸會焚盡一切，吞焚靈魂的自由，噬燒理智的自由，然後就像這座曾經輝煌的城市，失去自由的人心將自我禁錮，只剩下靈魂深處永不消失的那圓，永遠迷失在左胸的脈動裡。

踏上山丘，乾枯的枝桠仍在向上伸展，嘎滋嘎滋作響。瘦小的身子無聊得躺在地上，沒有風的城市，裙襬跟頭髮都不會飛揚，沒有風的城市，也看不見小蜻蜓的翅膀；她看著依舊灰濛濛的天空，只是發呆。「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蜻蜓，飛在天空亮晶晶，好像許多小星星，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蜻

蜓……」以前這裡有很多小蜻蜓的，草地的綠色、天空的藍色、小花的黃色、蘋果的紅色，很多很多，飛在空中就像是彩虹一樣。是什麼時候呢？小蜻蜓都不見了，神父說，因為住在城市裡的人忘記給保護這個世界的神酬勞，所以神才收回了陪她玩耍的小蜻蜓，可是神跟人們做了約定，如果能把找回一隻小蜻蜓，祂就會這座城市變回以前漂亮的樣子！所以她要更努力收集小天使的羽毛，請小天使帶她回到小蜻蜓消失之前的城市，捉回一隻小蜻蜓，這樣城市會變漂亮！更多更多的小蜻蜓也會回家了！像是聽到她的祈禱，天空落下了一抹黑色，她起身一躍，捉住天空的黑弧。一片一片的黑色落下，她開心得笑出鈴音，牙白色的裙襬隨著腳步，輕得像風的黑色羽毛踏著牙白色的舞台旋轉，一黑一白的漩渦在山丘上輕快得跳舞。「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蜻蜓，飛在天空亮晶晶，好像許多小星星，一閃一閃亮晶晶，

滿天都是小蜻蜓……」

推開快碎成木屑的門板，她向裡頭望去。「小未，這裡。」昏暗之中傳來熟悉的聲音，她側著身子走進昏暗。「這裡！」卡卡卡，熟悉的敲擊聲，緊拽著被扯出白痕的裙襬向前走，他站在木桌旁，依然笑得溫柔、笑得寵溺。

「小未還記得蜻蜓的模樣嗎？」啊，當然記一蜻蜓長得什麼模樣呢？她驚慌得拽著裙擺，一臉無助，怎麼會這樣呢？她居然忘記了小蜻蜓的樣子！怎麼辦？怎麼辦？一雙溫暖的手將她輕輕環抱著，粗粗的手輕輕揉著她的臉頰，黑色的眼睛看著前方，柔柔得安慰著她。「沒關係喔，因為小天使知道小未很努力想讓小蜻蜓回來，所以小天使給了我一隻小蜻蜓，就是特地為了讓小未想起來的喔！」他伸出手，摸索桌上的那塊柔軟，雙手輕輕一扯。

「哇……」緊拽著裙擺手鬆開，纏上對方，合十著擺在胸前。原本裝滿黑色羽毛的玻璃罩子裡已經沒有任何一根羽毛，只有一

隻鈷藍色蜻蜓靜靜得用細如絲線的蟲足矗立在乳白色的瓷盤中間。鈷藍色的軀體雕著交織的紋路，大大的眼睛像是夜月一般，四片羽翼透著冰藍色的微光，薄得像風，博得向水，像是一口氣就能讓它碎成天上的星子，冰藍色的蜻蜓在幽暗的斗室裡閃著光芒，藍色的光絲映在玻璃罩子上，藍出了無數的蜻蜓影子，乳白色的瓷盤對面，如絲的蟲足微微相疊，一隻水藍色蜻蜓貼著盤子倒著而立，若有似無。「這就是小蜻蜓的樣子，要牢牢記住喔。噓，要小聲點，不然小天使會把小蜻蜓帶回去喔。」沒有回應，黑色的眸子全是玻璃罩子後那隻水晶蜻蜓的影子，他無奈得笑了笑，就讓她自己一個人靜一靜吧。

刷—！碰—！

「小未！？」

不在乎腳底的碎石利得會咬人，不在乎腳底的裂縫深得會捉人，不在乎腳底的熱度熱得會燙人，不在乎腳底的水泡破得會疼

人，泛起火紅的腳丫子奮力奔跑著！跑著！跑著！牙白色的裙襪穿梭在咆嘯的樹林間，長髮飛揚在空中，黑色的眸子如燦星閃爍著。嘎啞的嗓子迴盪在樹林之間，振翅劃破空氣的聲音像是祈禱的鐘聲引導著奔跑在林中的身影，紅色的花朵綻開，灰色的裂縫貪婪得吸取著花朵的芬芳，土黃色的小草沙沙作響，斥責著裂縫的私心；發出巨響的樹木嘩啦嘩啦躁動著，奮力向上的枝桠紛紛指向地面紅色的花朵而去，嘎滋嘎滋、嘩啦嘩啦……小小的身影跑出林子，彎著身子在山丘上緩緩起伏，懷裡抱著微微暈出藍光的玻璃罩子。眸子透出堅決，打開玻璃罩子輕輕捧出那隻不會飛翔的蜻蜓用裙襪小心翼翼得裹好，赤紅的腳踏上樹幹，開出一朵一朵豔紅的火花，不在乎胸口的跳動快得呼吸無法跟上，不在乎腳底的辛辣熱得體溫無法跟上，她穩穩得踏著樹皮的突起，爬上最高。

這是小未住的地方，請把以

前的地方還給小未。小小的雙手捧著冰藍色的蜻蜓，向著天空攀附而去，往前，往前。

這是小未最喜歡的地方，請把這裡跟我最喜歡的人還給小未……拜託您……天空彎下了身子，水藍色的蜻蜓微微振翅，趴搭，趴搭。

「小未！小未！妳在哪裡！」男人的呼喊迴盪在黑白的樹林裡，傳不進屋子裡那些失去自由之心的人們耳裡，傳不出這座沒有未來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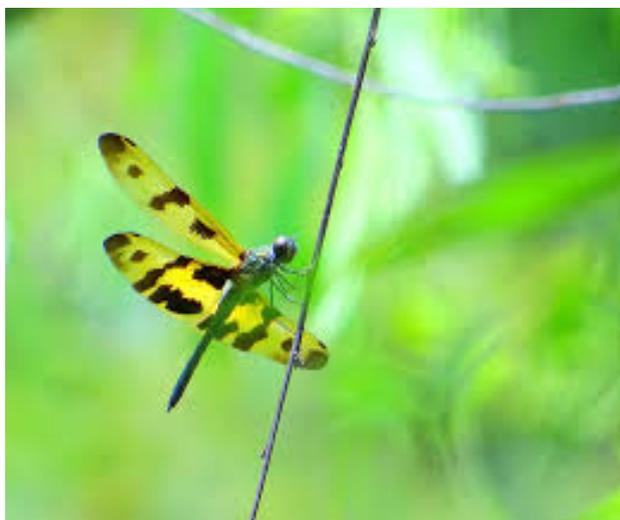
像是天神扯斷的珍珠，雨珠滴滴答答得落在這座城市，山丘上的大樹停止伸展，安靜得站立著，裂縫唱起低低的雨曲，取代小草土黃色的低喃。雨中的山丘上，開了一片鮮紅色的花蕾，那朵唯一綻放的紅色花蕊上，停著一隻淡藍色的蜻蜓，微微振翅，抖落薄翼上的雨珠；雨中的山丘上，開了一片火紅的花田，那朵唯一緊閉的紅色花蕾旁，立著一對乳白色的小腿，雪白色的裙襪微微揚起，抖落裡頭凝著白雲的

水珠。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蜻蜓，飛在天空亮晶晶，好像許多小星星，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蜻蜓……」穿著白色洋裝的女孩站在山丘上，指尖歇著一隻蜻蜓。

雅朗神父，對不起，小未不能遵守跟你的約定了，因為小未的爸爸媽媽要帶小未去看整片天空的蜻蜓，到時候小未在捉一隻回來送給你！一定會捉一隻比雅朗神父送給我的那隻水藍色蜻蜓還要漂亮！而且是一隻不會融化的蜻蜓。

雅朗神父，你看！小未終於抓到一隻活生生的蜻蜓了喔！你看，他們好像你給我看過的那隻水藍色蜻蜓，一閃一閃的，好漂亮喔！不知道蜻蜓的翅膀是不是水晶做成的？那這樣……不就是水晶蜻蜓了嗎？呵呵……水晶就不會融化的對不對？



小說組—第二名

那一年， 我們幫他追的那女孩

賴世原

人生苦短，轟轟烈烈總是好的。

這是我的人生哲學觀，而教我這個道理的，不是養育我十幾年的老爸老媽，也不是什麼百年樹人的老師，是一群在外人眼裡看起來應該叫做……酒肉朋友或是狐群狗黨的傢伙。

在人的一生當中，總會犯下一些錯誤，但是有些美麗的錯誤，卻會讓人捨不得抹掉。

國二那年，葦哥喜歡上一個女孩。

本來嘛，這種事情在國中已經見怪不怪了，男女生開始對異性產生好感，進而彼此交往，這種事在國中已經正常到就像我每天早上都要跟胖叔借作業來抄一樣正常。

而葦哥是我們這群人中，最像個國中生的孩子。

喜歡街舞、愛耍帥，會追求

流行，打扮夠潮，只是臉蛋孩子氣了些，因此他顯得不夠man，反而是滿到溢出來的自信讓他有著陽光型男的feel。

「欸，那女生很可愛的對吧？」

葦哥從後面拍了一下我的頭，示意我看向右前方的位置。

現在是升旗的時間，所有的學生就像兵馬俑一樣，呆呆楞楞地站著，不少的革命同志早已腦袋放空，茫然的望向沒有目標的遠方。

台上的校長正滔滔不絕的發表他那套「愛校哲學」，一旁的胖叔不住的點頭，我想他老人家大概和周公在這炎炎夏日去泳池游泳了；左後方的尼古丁因為跟西瓜瞎扯蛋太明顯，現在兩人似門神一般的站在老頭子眼前頂著大太陽，而我呢？就在我也快要跟周公拿到泳池的門票的時候，葦哥拍了下我的後腦，讓我看向前面九班的一個女孩子。

這女孩子沒什麼特別的，但是就是沒什麼特別才特別，這樣

的特別，古人給了她一個成語：
小家碧玉。

一百五十的可愛身高，柔順的黑髮就像是上極品的綢緞，瓜子臉上有著明亮的大眼睛，臉頰似乎還有著小小的酒窩，是個可愛的鄰家女孩型，是我喜歡的型，只是現在我沒有多大的興趣去注意她。

熱的要死了還看妹，雖然現在的我很渴，但我是「口渴」而不是「飢渴」！

「嗯，很好，很正阿。」我敷衍了葦哥幾句，繼續向周公索取夢中泳池的入場券。

「欸，這樣敷衍我喔？」見我這樣的態度，他到有些愠怒，但是說實話我現在就是沒心情看美女。

「砰」的一聲，胖叔終於倒了下來睡死了，這一倒引起了不小的騷動，好幾個班都轉過來看我們。

「快，快扶他到保健室！」我假裝慌張的一邊大喊一邊試著扶起胖叔，這樣就可以跑到保健

室納涼了～

「欸，葦哥，發什麼楞呢？快來幫忙阿！」我喊了喊葦哥，要是平常他早就來裝好人了，但今天的他卻一動也不動，而且……

「砰！」

我說……為什麼葦哥你也倒下了？

「阿洛，我被她電到了，快叫她來幫我人工呼吸……」葦哥倒在地上，一邊抽搐一邊望著遠方喃喃自語。

我抬頭一望，只見女孩水亮的大眼正向這兒瞧了過來。

What the ……

當時的我，天真的認為，這件事會到此結束，過不了幾天葦哥這傢伙又會被其他女生的費洛蒙吸引而開始發神經。

只是在名為命運的木偶劇中，我們都只是一群愚蠢的木偶，被一條條稱為「緣份」的絲線操弄著，上演著那未知卻又荒謬的可笑的戲碼。

現在我想問各位女士一個問

題，如果今天，有個隔壁班的男性，突然跑到妳面前莫名其妙沒有任何原因然後又用帶點靦腆的笑容看著妳，跟妳說：

「妳好，我想跟妳當朋友。」

請問妳會不會懷疑他別有居心？

大部分的女孩子，為了保護自己，多多少少還是會有戒心，所以再笨的男生想要追女生也不會白痴到直接到女生的面前丟臉，而所謂的自然而然接近法，這才是普遍追女孩子的第一步！

但是所謂的自然而然接近法，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成功的達成，是有一定的難度。

第一：兩個人素不相識，就算有共同好友，突然要自己的好朋友把自己介紹給對方，那就跟上面的情境問題差不了多少，都容易讓人起疑心——我跟你不熟，你怎麼突然要我們的共同好友把你介紹給我？

第二：兩個人處於不同的環境，一個在這班，一個在那班，生活的環境不同，在自然的情況

下，交集的範圍可以說是小到根本沒有，完全沒有任何交集的兩個人突然無預警的碰在一起，這是現實可不是偶像劇，並不是在那麼荒謬的情況下最後兩個人還能在一起！

所以，針對以上兩點，最好的攻略方法就是一先創造出讓彼此可以處在一個不會感到尷尬的共同環境，在藉由雙方的共同好友彼此介紹，就可以成功的完成所謂的自然而然接近法了！

可是，要怎麼創造出彼此可以處在一個不會感到尷尬的共同環境呢？

就在這時，一個絕妙的機會就這樣出現在葦哥的面前。

一天，當我們這群死黨一邊散步一邊討論著等等的數學課要怎麼偷懶打混過去的時分，一群人圍在公布欄的舉動稍稍吸引了我們。

「欸你們看，那個女生也在裡面欸！」看正妹，我們永遠比不上葦哥的火眼金睛，那名嬌小可愛的女生混在雜亂的人群裡，

也能讓他以不超過兩秒的速度瞧見她的身影。

我們稍稍走過去了一點兒，好巧不巧的，也剛好聽見了那女孩和她朋友的對話。

「欸欸欸妳看，是管樂隊的新生招募欸，我們要不要去試試阿？」女孩的朋友極力的勸說著女孩，語氣中隱約可以感覺到希望得到女孩的認同。

「欸……？」突如其來的提議，倒是讓女孩顯得有點兒猶豫。

「欸我們一起加入管樂隊吧！」

「真的嗎？可是……」

「好啦拜託妳音樂成績那麼強，要加入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嘛……」

聽到這裡，我們不約而同的望向葦哥，但隨即所有人都嘆了口氣。

「放棄吧，你這個跟音樂無緣的傢伙。」總是一針見血的胖叔毫不留情的將事實說出口。

「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

戀這朵小花呢？」頗感性的尼古丁，悠悠的這樣說道。

「女生都沒一個好的啦！紅顏禍水聽過沒有？為了一個女人浪費這種美國時間，值得嗎？」不知為何而厭惡女生的西瓜，直接且毫不客氣的批判這種為愛瘋狂的愚蠢行為。

「基本上，我覺得現在不是交女朋友的時候，而且這個女孩子，我老覺得這樣的她，不是你能接近的。」總是採局外主義的我，也將自己的看法說了出來。

「我決定了！我要參加管樂隊的新生招募！」當葦哥面朝我們，發出這樣的宣言時，身為他的死黨的我們，臉上的表情只有滿滿的驚訝，而這一強勢的宣言，也吸引到眾人的注意。

「唉唷有志氣阿小哥！」

「真是熱血阿同學！加油喔！」

氣氛一瞬間就被炒熱了起來，那女孩的眼神也看向我們這邊。

這時的葦哥臉一紅，不知

怎麼回事，一股不知從哪來的自信，讓他昂首跨步，走向女孩的面前。

「妳也要報名管樂隊嗎？」

「嗯……」

「那麼，讓我們一起加油吧！」

「嗯，一起加油吧！」

女孩語畢，葦哥便對她露出了他那招牌的陽光笑容，隨即甩了甩衣袖，以不帶走一片雲彩的姿態離開了布告欄現場，只剩下我們幾個宛若是他的跟班的死黨。

我說，耍玩帥之後，有必要丟下我們嗎？

這個見色忘友的混帳東西！

選拔的那天，棲雲五人眾都跟著葦哥去音樂教室參加選拔，除了我以外。

並不是不夠義氣，而是我不想看到葦哥落敗的樣子，至於其他人嘛，這我就不提其心態了，國中嘛，在這個男生最為幼稚的時代，嘲笑朋友的失敗早已見怪不怪。

不過我倒是沒想到，他們讓我等待的時間只有一節課，當他們回來的時候，葦哥的臉上是充滿笑容的，而其他幾個人則是垂頭喪氣，看來，結果很明瞭了。

「上了？」我沒抬起頭，忙著幫國文課本上的屈原加頂洋帽和拐杖。

「是都上了。」尼古丁的用詞，讓我挑眉看了下他們。

「就，一進去，音樂老師問我們幾個『你們對音樂有興趣嗎？』然後在我們表達對音樂並沒有多大的排斥之下，就全上了。」一旁的西瓜，無奈的發言。

「真是恭喜阿！各位夥伴，從今天開始，就讓我們一起為了我所追求的那個女孩一起努力吧！」葦哥用了的拍了我的桌子，像是國家領導般的試著激勵我們。

「一起努力成為你的情敵嗎？」胖叔的反諷，著實的挨了葦哥一顆爆栗。

雖然那樣葦哥是那樣霸氣的發言，但是現在才剛開始，基本

的第一步雖然已經踏出了，但是接下來，才是漫長的開始。

女孩們永遠都不知道，當一個單純的男孩子開始喜歡上她的時候，光是與她認識，接近她，成為她親近的朋友，都讓一個男孩子耗盡了無法估計的腦細胞。

葦哥是個單純的人，他自然且率真的個性，讓他輕輕鬆鬆就藉由幾次管樂的社課，就打進了那個女孩的生活圈。更憑著風象星座天生便具有的交際手腕，更是讓女孩身邊的好友一個一個的進入了他的好友圈，成為了他專為那個女孩所打造的情報網，也由此，那女孩神祕的身分，也逐漸的明朗化。

女孩姓許，綽號是橘子，可愛的橘子，跟葦哥一樣都是雙子座，只是跟葦哥那外向的個性很極端，她是個內向的孩子，葦哥常說外向奔放的他，內向溫柔的橘子，就像是他自己的另一半。

當時的我們，只要聽到這樣的說詞，總是吐槽他或是做出嘔吐的動作打擊他那自以為是的天

真。

現在想想，似乎，還真的有那么一番道理存在。

那次葦哥在公佈欄大膽的舉動，贏得那個女孩對他的注意，而在葦哥那平易近人的個性下，他們自然而然的成為了朋友，說好聽點，是為了管樂社美好的未來而一起打拚，說穿了，只是想要跟她多一點相處的時間罷了。

而葦哥的單純，雖然幫了他很大的忙，也替他帶來了很致命的危機。

追求一個女孩子時，如果時機還不夠成熟就眾所皆知，這樣失敗的機率可以說是非常的高，隨著時間一久，大家也慢慢的看出了葦哥對橘子那似有若無的關心。

為了單純的目的而去實行的行為，在朋友的眼裡，要解讀出來並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但那顆橘子，卻始終天真的把這樣的關心，當做是普通的友情。

有時候我常想，是不是每個

女孩都是那麼的單純，她們一直都看不出有些會男孩對她們特別的關心，特別的殷勤，一直要等到某天有人終於看不下去而點醒她，她才會如夢初醒般的發現，原來有個男孩一直對她「懷有異心」。

漸漸的，葦哥對橘子獻殷勤的舉動更加的明顯，例如像是送大布偶當生日禮物啦，或是親手做點心送那女孩，為了博得橘子的心儀，葦哥用了很多的招數，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追求史中，最驚險的一次。

一天的國文課，班導老頭在台上講的是朱自清的「背影」。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

那愛搞怪的老頭子哪個音不拉長，偏偏就是那個橘～子。

這下全班的目光集葦哥於一身，讓他好生難受，看來這件事情，已經被老頭發現了，沒想到這老頭倒玩上癮了，並不打算這就放過他。

「葦哥，請起來。請你告訴我們，朱自清的父親為了他而特地去買了『橘子』，那麼，『橘子』的產季是什麼時候呢？」

老實說，我還真沒見過這麼調皮的老師，他很刻意的把每個從他口中說出的「橘子」都刻意拉了長，而葦哥的臉，也隨著這一次又一次的拉長，臉也一次又一次的更加紅豔。

「老、老師，橘子，是冬天的水果。」

「喔？不錯嘛，老師是怕你最近的生活過的太過懶散，以為橘子是『春天』的水果呢。」

此話一出，更是讓這節國文課邁向最高潮，所有人笑成一團，直到班導出聲要大家安靜，課程才得以繼續。

但是我們所有人都知道，葦哥接下來的感情路，會非常的精采且充滿刺激。

「到底是誰告訴那個老頭的！」下課後，葦哥狠狠的拍了我的桌子一掌，讓我們知道他很憤怒，而且是非常的那種。

「我說為什麼你一定要拍我的桌子阿？」

「你閉嘴。」

「活該。」胖叔那傢伙又偷偷地酸我一下。

「哎呀，這件事你看看，人多口雜嘛，別說管樂社跟咱班，我看連她在的九班八成也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就只差橘子還被矇在鼓裡，天真的以為你只是她的好朋友。」尼古丁隨使用個理由搪塞過去，畢竟如果讓葦哥知道自己就是造成所有人都知道的原因，他大概會悔恨的想切腹吧。

「我看再這樣下去，你的計畫最後會毀在別人的嘴巴裡，你阿，好自為之吧。」西瓜一邊捧著漫畫書一邊說著風涼話。

「我決定了，我要找個時間，跟她把一切都說清楚！」沒想到葦哥思考了一下，又講出了這過於衝動的言論。

「你要把告白的計畫提早實行？這不好吧，要是搞砸了，可就前功盡棄了呢……」我認為葦

哥和橘子認識的時間，也不過兩、三個月，莽撞的告白，可以說是極為愚昧的行為。

「不然難道要別人來壞我的計畫嗎？橘子的朋友說，她們班似乎也有幾個男生對她有意思，要是讓這些傢伙利用最近的風聲在橘子面前說長道短而不利於我，我是絕對不會原諒我自己的，只有取得先機，才能獲得勝利阿！」

「可是……」我正想反駁葦哥的時候，他馬上喝止了我。

「男子漢決定的事，是不容許改變的！」

「這就是乾坤一擲的覺悟嗎……」在感受到葦哥的決心後，我們眾人還是依了他的決定，如果葦哥已經已經最好了身為男子漢的覺悟，那麼做兄弟的我們，也只能拔刀相助啦！

「那你說，你想怎麼做？」

「當然要送個讓人難忘的東西啦！」

「送錢怎麼樣？」胖叔這句話又再次的命中要點。

「白痴阿！送錢這種俗氣的東西怎麼追女生阿？雖然買的禮物也是錢，但是那種感覺完全就是不同的層次了！」

「那你要送玫瑰花嗎？」西瓜的腦袋只想的出這種最普遍的東西。

「你覺得我有那個錢嗎？一朵玫瑰花只會讓人笑你「沒規劃」，九十九朵玫瑰花人家就知道你是個凱子啦！」葦哥再次反駁，看來他對前面這兩個提議都失望透頂。

「講到花我就想到了，便利商店最近有在賣用金莎巧克力做成的花束，這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尼古丁的發言讓葦哥的眼睛一亮，看來，他似乎挺滿意這選項的。

「不過有點遠欸……便利商店跟學校的距離……」考慮到距離的我，便於此時發表了想法。

「不然我們就先讓我們其中一個人在七點前到學校把書包放好在溜出去買你看怎麼樣？」葦哥回答。

「你把糾察當白痴嗎？」就在我回嗆葦哥的同時，西瓜突然笑了起來。

「這個月的後門糾察是我們班，而且還是我跟胖叔阿！」笑完之後，他用狂妄的語氣宣布了這個月的後門，根本就是在他的掌握之中阿！

「那麼我們只要趁班導還沒來探班的時候先離開學校去買巧克力，然後在回來，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天衣無縫的計畫了！」

「可是，那麼大的巧克力束，要誰跟葦哥去拿呢？」尼古丁一番話，又令眾人陷入苦思。

「就阿洛阿，在上次的腳踏車競賽你不是贏到了『六騎將』的名號嗎？有你在我們絕對來得及的！」葦哥腦袋一轉，便把主意轉到我的身上來了。

「不是吧？真的要這樣做？」原本想說只要在一旁出鬼點子的我，頓時嚇了一跳。

「是不是兄弟？」葦哥沒回答我的問題，只丟了這句話。

於是，我識相的閉嘴了。

「很好，那麼作戰的時間定在大後天的白色情人節—三月十四號，為了我葦哥的幸福，棲雲五人眾，讓我們朝著勝利邁進吧。」雖然葦哥想要言語激勵我們，但……。

「你高興就好。」胖叔一點也不在意這件事。

「事成要記得給報酬阿。」狡詐的尼古丁只想要點好處。

「別忘了好好對待哥兒們阿。」跟尼古丁差不多想法的西瓜。

「我真的要出去嗎……」幹這麼刺激的事，讓我的心理很不安。

事情，真的可以如願嗎？

大後天，禮拜一的早上。

也許是因為緊張吧，感覺到學校的半小時路程一下就過了，到了學校放好了書包，葦哥已經不耐煩的在一旁發牢騷了。

「動作快！動作快！都已經六點半了！我們只有一個小時你知道嗎？要是我們沒回來依照校規處分可是會很慘的阿！」

「我知道！你閉嘴好不好？」我頓時提高了音量壓下了葦哥的抱怨。

不知道為什麼，我竟然比葦哥還緊張，幫人家追女朋友這種事，我是第一次幹，這種感覺實在是說不上來的……怪。

「欸？你們到啦？動作快點，我跟胖叔要去開後門了，跟我來。」西瓜跟胖叔進到教室看到我跟葦哥兩人之後，便招呼我們前往後門stand by。

到了後門，只見胖叔按了幾個鍵，那毫無感情的鐵捲門慢慢的打開，待我跟葦哥準備要出去的時候，西瓜又不放心的提醒我們一次。

「要記住阿，七點四十，一定要回來，原則上七點半後門就禁止通行，不過我跟胖叔會待一下下幫你們把風。只有十分鐘，懂嗎？」

「好啦好啦我們知道了，晚點見阿。」胡亂應個幾聲之後，我跟葦哥便突破了學校的後門，前往我們的目的地—便利商店。

起先慢慢的踏著腳踏板，一步、兩步……像一名職業的長跑選手一樣慢慢的調整呼吸，將自我的身體機能狀態調整至最佳化之後便進行一個階段的速度提昇，然後再次調整呼吸，再更加的把腳踏車的速度提升到更快的階段，與風同行，與風競速，與風遨遊於這片廣大的天地間，這，就是單車的藝術！

「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自我感覺良好了？」就在我深深陶醉於騎乘單車的同時，死沒情趣的葦哥瞬間破壞了我的 feeling，頓時，我突然覺得我只是一個正要去便利商店領貨品的宅急便司機而已。

這也差太多了吧！

雖然那樣的興致被破壞掉，但是我的速度還是在一定的水準之上，擁有『六騎將』稱號的我可不是被叫假的，嘿嘿～

但，在這看似只需要速度與時間的計畫，卻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動因子——天時。

「不好意思您要的金莎花束

我們這邊昨天就賣完了說……」

看著便利商店店員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我知道不久那模樣將會套用在我們的身上。

三月十四，白色情人節，像金莎花束這種東西當然會變成搶手貨，我們的天時，只擺在六點半與七點四十這段寶貴的黃金時間，卻忘記了今天可是情人間互相傾訴愛意的大日子，從頭到尾，天時的重點我們就擺錯了阿！

「欸我說你要不要買那種愛心型的金莎盒阿？很便宜的喔……」為了趕在時間內回去，只好退而求其次，像葦哥建議買那放在一旁的愛心型盒裝巧克力。

只是葦哥的一句話，讓我又乖乖的載他去下一家店尋找那珍貴的金莎巧克力花束。

「所謂的愛情，就只價值一盒巧克力嗎？」

他那堅定的眼神，讓我只能默默的和他前往下一個地點。

「難道巧克力花束，就代表

對她的愛比較多嗎？」

踏出了店門口，我只有這句OS。

我忘記了當時我們到底跑了多少家店，仁義店、中山店、雲科店、鋼彈店、中正店……等等，幾乎全市的便利商店我們都跑遍了，最後的最後，終於在名不經傳的一家小店找到那「碩果僅存」的一束「花」。

人說，天時連地利，地利成人和。天下大事，豈有不成者乎？

我說，天不逢時，則壞地利，地利不成，人和即破，萬物萬事，行則損己也。

因為今天情人節的花束大缺貨，導致我們得跑那偏遠地方去買那朵花束，算算時間下來，能夠回到學校的後門已經是奇蹟了。

「完蛋了，我們真的死定了。」察覺到只剩十五分鐘不到的葦哥，終於灰心了。

我沒有說話，只是自顧自的踩著腳踏板。

真的，來不及了嗎？

難道，只能敗給命運嗎？

當我也開始抱持著這樣的想法的同時，腦海突然閃過一句成語。

「人定勝天。」

也許在命運交叉的迷宮中，人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被玩弄著，但是卻也有人突破了自己的命運，改寫了自己的人生，甚至扭轉了自己的生死。

活躍於日本戰國時代的梟雄—織田信長，在生死存亡的一刻，以寡敵眾，擊敗了當時兵力數倍於自己的諸侯—今川義元。

這不就是一個改變自己命運的最佳例子嗎？

「抓緊了。」

突然全身源源不絕的一直有股力量湧上來，我只對深厚的夥伴說了這三個字，便將這股強大的力量傳達到腳部，傳達到腳踏板，傳達到單車的輪子，傳達到那我從未感受過的速度感！

如同風一般的速度，不，甚至更甚於風，這種前所謂有的快感使我興奮，也讓葦哥再次燃起

了希望。

「喔喔喔喔喔！阿洛！你進化了嗎？終於從一個只會騎腳踏車的家裡蹲變成很會騎腳踏車的家裡蹲了嗎？加油吧，我相信你已經領悟了『超極限二重核能量子化』的奧義了，就這樣一路飆到學校吧！揪咪～」

我說你揪咪個什麼勁阿？還有『超極限二重核能量子化』是什麼東西？然後只會騎腳踏車的家裡蹲變成很會騎腳踏車的家裡蹲這兩個有差嗎？還不會都只是一個騎腳踏車的家裡蹲而已！

就在我分心吐槽葦哥後再把心思轉回腳踏車上的時候，悲劇，還是發生了。

常常在路上都可以看到「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這樣的話，但是我覺得從今以後還可以再加兩句話：

屁孩不飆車，飆車不屁孩。

我們，筆直的，和一台闖紅燈的機車，對撞了。

這是我第一次車禍的經驗，那種感覺很奇妙，我敢說就像萊

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駕駛飛機飛上的天的感覺一樣，因為……

我也飛上天了。

爸，媽，你們的孩子我，成為了人類史上第一個不用靠工具飛起來的平凡人！

路旁的行人阿！路邊的小狗阿！見證這光榮而偉大的……

「碰！」

我的世界，就停止在我墜地的前一秒。

現在回想起來，葦哥到底有沒有告白成功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大概是那次車禍的後遺症吧，關於那段時間的記憶似乎有那麼一小部分遺失了，但是我還記得畢業的前一天，葦哥興高采烈的在電話裡告訴我他和橘子高中將會同班的事情。

「欸，喜歡一個人的感覺，是什麼樣的感覺？」在即將掛電話的同時，我突然問了他這樣的一個問題。

「嗯……我也說不上來，該用奇妙去形容嗎？好像有那個味道又少了點東西……哎呀我的腦

袋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形容詞可以去形容這樣的感覺，那是一種交雜著許多情感的感覺，有一天你也會感覺到的！」他思考了一下，最後這樣告訴我。

「有一天是哪一天？」

「不用急啦，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先掛電話摟，掰！」

語畢，我把話筒放回原位，葦哥那帶著戲謔語氣的最後一句話，讓我對這樣的感覺好奇了起來。

「至少不會像葦哥那麼瘋狂吧？」我一边自言自語，一边走出家門。

那天是騎車兜風的好日子。



小說組—第三名

牆

洪于潔

這是什麼地方？為何我「又」在這裡？

看著周遭一切，明明未曾到過這地方，卻對這裡湧上陣陣的恐懼感。循著眼睛的視線，驚惶不安地打量四周。

前方有些微的光線傳來。沿著光線走，那兒有條圓拱狀天花板的迴廊，下方立著幾根羅馬柱的半面柱體，柱體與柱體之間掛著些畫。

停下了腳步，用手指探索撫觸這些畫，竟有總似曾相識的熟悉。

心跳，開始躍動加快，那聲音像是戰鼓喧天般的躁動。

身體，也不時地因這黑抹抹的環境，而逐漸開始顫慄。

在內心還躊躇著該不該繼續往前時，雙腳，早已不聽使喚，開始移動了。

往前繼續走去，感覺到有一種更巨大的情緒在介入，像是一種

莫名的傷痛，正牽引著自己的心。

我不時地回頭張望，想像這黑暗的周遭，隨時可能會出現的邪魅。

頓下腳步，我看見左面的牆下，倒放著一幅像是全家福的照片。而照片的上方，空出了一片較其它牆面更白皙的方框。

「那空白的留印，應是掛這照片的吧？」

蹲下身，雙手將那倒放的照片，順著方向轉一百八十度。

但四周光線實在昏暗，怎麼也無法看清，照片裡人物的模樣。我撥了撥上頭那厚實的一層灰，想將它重新掛回牆上的原處，去填補那片空白。

也許是蹲得太久，竟在第一時間無法站起來。

我拍拍自己微喘的胸口，也順順先前那惴惴不安的情緒。深深地吸了口氣，正打算再一次地起身時。眼前的白牆竟緩緩地流下一道液體。

我用力地眯著眼睛，試著看

清眼前昏暗的景象。傾身向前，讓自己更貼近牆面。這才看清楚，那顏色竟是紅濼如血。

順著它流下的方向往上探去，那異常紅透的液體，從牆上那根釘子和牆壁的接縫處流出。伸手觸摸，這紅色的黏稠液體竟是血……

我用力摀住嘴，愕然地倒抽一口氣，阻止自己驚慌發出的尖叫聲。試著站起想逃離，但雙腳卻癱軟無力地跌坐在地。

地上的積血愈來愈多，我抬頭往上看，釘子處湧出的血竟愈來愈快，像是要自那片牆面迸裂般。

感覺自己像是陷進了無止盡的泥淖裡。愈見掙扎，那恐懼，則愈侵襲著每一根神經……。

窗外花台傳來了幾隻麻雀吱吱喳喳的交談聲，曼儂用力睜開沉重酸澀的眼皮。坐起身來，手指緩緩地來回按摩額際，緩和那像是要撕裂她大腦的劇痛。

幸好這房內的暖爐，將外頭的寒氣阻擋在外，她也才能這

樣，繼續享受這暖洋洋的床褥。原先那抿成一直線的不悅嘴角，這才稍稍地往上調了幾度。

「不是好幾年沒做那個惡夢了嗎？」腦海裡，一直縈繞昨夜那個不知已做過幾回的惡夢。

曼儂轉身看看她身邊的這個男人，祥和的睡容及沉穩的呼吸，在他懷裡，總是很快地進入夢鄉，遠離惡夢。這個男人，就是有這樣讓她心安的氣息。

只是，何故又做起那個糾纏已久的惡夢？她湧上一絲的不安。

想起，昨天上班時同事那個好心的「警告」。說是看見他和一名長髮妹，狀似親膩的走進一家珠寶店。繪聲繪影及添油加醋的情節，不免引人遐想。

昨晚，她隨口一問，他竟有點舉止失措。欲蓋彌彰的模樣，直解釋那是公司的同事，叫她有些失笑。

用力甩甩頭，不讓自己有其它的想法介入，她選擇相信。

在一起的這些年，她從不要

求對方允諾自己什麼，更不想增加對方的負擔，來強求不屬於自己的幸福。所以，這些年來，倆人總是過著平淡而甜蜜的日子。

只是，她總覺得少了點什麼？也許，沒有諾言的愛情，總是會讓人有些不安吧！

輕嘆了口氣，閉上眼，她試著安撫自己躁動的情緒。

世傑早已清醒，卻發現曼儂眉頭緊擰，坐在床沿發呆。

他不喜歡她的沉默，覺得那像是透露，她對一切事物都不在意，就像她從未要求過他什麼，包括感情。

他想知道，自己在她心中，究竟佔了多少份量？是浮光掠影？又或者，一絲毫也沒有。

他明白，在這場愛情遊戲裡，自己早已注定是輸家。因為，每回望進她那潭深色的水眸時，心裡直怦怦跳的悸動，早已洩露了他的心……。

世傑想起，昨晚曼儂問起了珠寶店的事。雖然自己找了個理由搪塞過去，但從她臉上，卻完

全看不出任何想法。

他暗自叫糟，發出一陣低咒聲，埋怨起同事們給他出的這個餒主意。

曼儂發現世傑醒了，趕緊將剛剛湧入腦海的不快拋開。轉過身，對他眨了眨迷濛的雙眼，並投以燦爛的笑靨。躺回床上，享受著他的手指，不斷地在她髮內游移、穿梭。

她覆上紅潤的雙唇，回摟著他的腰際。將自己埋首在他的頸後，靜靜汲取他的溫柔。

她不想失去他，更不想讓他的眼光自她身邊移走。因為，這是屬於她的寵溺。

自從幾天前，世傑避重就輕地閃過那個「話題」，曼儂便不再提起。不知是害怕聽見他的答案？還是自己根本不願去面對？

她寧可像現在這樣，可以看著他沉睡的臉龐，撫觸這熟悉的溫度，繼續過著，依然只屬於她們的情人夜。

只是，世傑這幾天常藉故晚歸，行蹤也交待不清地含糊地帶

過，像是有事瞞著她。

愈是想這些，愈是教自己心煩意亂。曼儂撥開帘帳，緩緩離開了床沿。她走向落地窗，手掌撫觸被驟冷的寒風侵襲了一夜的玻璃窗。將自己的額際，倚貼著那冰冷的玻璃，試著冷卻大腦裡，像潮水般波濤洶湧的不安。

她拿起世傑的西裝外套，找尋戒了多年的香菸。

突然，口袋裡滑出了一張紙條。是珠寶店的收據，是戒指。上頭紀錄了明細，還有世傑的簽名，而日期，竟是同事「好心」警告的那天。

曼儂頓時心痛地站不住腳。她蹲下身來摀住嘴，不讓自己即將崩潰的情緒吶喊出來。她縮在房內的角落，用力緊咬著交握的小手，渾然不知，那血痕順著她的嘴角，早已滲入了皎白的月夜。

世傑盯著辦公室這台一個早上都在同一畫面的電腦，煩躁地抓著頭髮，不明白這些天，曼儂的臉色怎麼愈見蒼白？

昨兒個半夜醒來，看見她深鎖眉目的睡容。他不捨地伸手輕撫她的眉心，並將滑落她腰際的被子，重新拉回，輕柔為她蓋上。不明白做事一向有分寸的她，究竟為了何事心煩不快？世傑不解地皺起眉頭，在辦公室裡來回不安地踱步。

不行！這件事不能再拖了，他決定將這「計畫」提前，告訴曼儂這個消息。

只是，她聽到後，是否和他的心意能想成一塊兒？

甩甩頭，他拋開各種可能的答案。算了，不管那麼多了，因為他再也不忍見她日愈消瘦的面容。決定今天就告訴她。

世傑拿起外套，告訴老闆，今天，他要提早下班。

飛快的駕著車，往曼儂的住處飛奔急駛。

曼儂接到世傑的電話，說是有一件要緊事要告訴她。

放下話筒，她顫慄地等待世傑的到來。她知道，這一刻，終究還是得到來。

曼儂不想失去世傑，卻又不知如何才能留住他。牆上的溫度顯示十四度，汗水卻自她的手心，不斷冒出。

外頭開始飄起了細雨，室內這面玻璃被白茫茫的水霧覆上，讓人看不清，曼儂深不見底的黑眸，竟浮現起一絲詭譎的笑容。同一時間，外頭的門扉響起了陣陣的敲門聲。

世傑等不及曼儂為他開門，即拿出備用鑰匙進門來。一開門，便毫無預警地，看見曼儂那一張可愛臉龐出現在他視線範圍。他緊張地逕往客廳裡頭走去。背對著曼儂，開始低頭想著，該如何對她開口。卻沒發現，曼儂臉上，那異樣的神情。

一股來不及感受的劇痛，從他的後頸快速傳來。

世傑轉過身，看見曼儂手上拿著淌滿血的冰錐，眼裡，還閃爍著異樣的光芒，嘴角，還扯開一個邪肆的笑容。

世傑來不及從這樣的疑惑中回神，隨即便斂下眼來，任憑身

體緩緩地，倚著牆倒了下去。

她看著手上緊握的那把冰錐，及噴滿血痕的牆面，一段被封鎖的記憶，竟在此時此刻被打開來……。

那天，才剛過完她五歲的生日，便聽見一向感情不睦的爸媽，又為了彼此的外遇而爭吵不休。爸爸頭也不回地推開大門，揚長而去。媽媽追到了迴廊，負氣地拿起牆上那幅不久前剛拍好的全家福照片，將它重重地摔在地上。接著，回房收拾她的衣物，告訴曼儂她要離開的事實。

曼儂抱住媽媽的腳，哭喊著，並請求媽媽不要丟下她。但媽媽停駐的腳步，卻明顯地透出了她的不耐煩，一次次甩開了曼儂的手，不論她如何地呼喚。

眼看媽媽就要走下樓，曼儂衝到媽媽面前，用力不放地抱住她，媽媽因重心不穩，踉蹌地向後倒，狠狠撞上原本掛著全家福照片的釘子。媽媽痛苦的閉著眼，摀住後腦，身體搖晃地往前走，卻一個不注意，踩空身旁

的階梯，往樓下翻滾了下去。

屋內傳來最後媽媽淒厲地叫聲，但在她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後，便靜默地，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了。

看著那原本掛著有她和爸爸、媽媽合照的牆面，現在卻只剩一道血痕。那血痕，沿著釘子，慢慢地，自牆上滑落……。

媽媽終於不會離開我了。

也許是媽媽說要離開她的打擊太大，又或者是那觸目驚心的一幕，曼儂對這段記憶竟完全空白。由於她太年幼，加上附近並無其他目擊者，警方只好以意外事故來結案。

沒有人想到，那意外的背後，竟是她一手造成的……。

也不知過了多久，曼儂才回過神來，記起了這段被封鎖二十三年的秘密。

她看著躺在血泊中的世傑，明白他和母親一樣，都將永遠地不會離開她了。

曼儂站起身，拿起桌上的手機，撥著警局的第一個號碼。

此時，世傑身上的手機響起了簡訊鈴，她停下撥號的手，拿起他身上的手機，是珠寶店傳來的。

訊息寫道：「世傑先生，您在本店訂製的訂婚戒指，已依照您的要求刻上曼儂小姐的英文縮寫了，可隨時來取。還有，那天和您一起來的同事，由於她忘了留下聯絡號碼，煩請轉告，她結婚戒指的戒台已修改好尺寸，請她有空來取回。再次地感謝您對本店的愛護，並祝您求婚順利成功……」

曼儂沒看完接下來的話，因為顫抖不止的手，竟握不住手機而掉了下來。珠寶店傳來的字字句句竟像千斤重，壓的她喘不過氣來。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她喃喃自語，不停地重覆著這句話。

她跪在世傑身旁，用那沾滿血的雙手抱起了他，撫著他的臉龐，試著找回他一點溫度。但躺在她懷裡的世傑，早已被滿地的

血泊，淹沒了他的生命，埋葬他所有的愛。

「不——————！」

屋內，傳來了曼儂仰天嘶吼的吶喊聲。那悲痛，憾牆而出，劃破了天際……。

小說組—佳作 1

無名指上的璀璨

楊玉蓉

我常常疑惑，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到底對不對。長大之後才曉得這世界的事原來不像考試一樣有標準答案，可以一分一分的計算對或者不對。很多事，本來就沒有所謂「對」的存在。對或錯，本來就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

比如說，人的慾望先於愛情還是產生於愛情？慾望的存在若是脫離愛情，那是對還是錯呢？因為長期過重的工作壓力而處於疲倦狀態的我，已經無法思考了。

原來在酒會上想介紹我給你兒子的董事長一定會大吃一驚的，結果我竟然沒和多金又溫柔的帥哥來電，卻和他的老爸在一起。雖然這樣說你兒子有點不好意思，不過他和你比起來，真的差太多了。我不喜歡那種坐享其成的花花公子，但這該怪你沒教好才是吧？

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扮演這樣的角色，以前和媽媽一起看連續劇，總是跟她一起痛罵裏頭第三者的壞女人角色，或許是為了讓社會朝向某種認知，所以通常對她們刻了「所說的愛都淪為藉口，其實圖的不過是錢」這樣的印象。

總之，當了第三者之後，才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但其實也相距不遠。不過我還算是第三者世界裡的新生，對一切的現象和心情，仍在努力適應中。但在你我之間，若將發生一點和真感情接近的互動，或許也不是不可能的。對你來說，有一個乾淨好看、青春活力的女孩陪你，讓你在無聊時有個柔軟的身軀擁抱，聚會時有個應對得體的伴也不壞，可以讓你炫耀一番，靜下來時想想，還會覺得自己還是有著無窮魅力的男人吧？

常常耐心聽你說你和那個女人的事。其實我知道，我不過是幸災樂禍而已。這年頭，在電視裡演的那種痴心外遇女可能越來

越少了。大部分的女孩子，恐怕是討厭責任，才選擇外遇吧。外遇。我對著空氣唸出這兩個字，想確認這個詞句在我心裡的定義。因為此刻的我，正是在這個詞的進行式中啊。但為何我竟一點真實感也沒有？

彷彿從十五歲的初戀後，就再也不曾有這種感動了。初識你的那天，我耗了一整個夜晚，不知道應不應該聽從你在人聲雜沓的晚宴，輕輕迴響在我耳邊的話，赴第二天與你的約。我根本就遺忘了，這不安的悸動和過分的期待才是感情的原色。那時，我只知道自己站在一個岔路前，走過去又亦就此打住；停留在我原本安靜、無聊又單調的生活，又或是面對另一場精采與違背倫理交織而成的篇章；取決在那張紙上頭，簡簡單單用鋼筆寫下的十個號碼和一家餐廳的名字。我居然像個小女生一樣胡亂地七上八下著。最後，我用一個近乎愚蠢卻有效的方法決定我要不要打電話——丟銅板。人頭不打、伍

圓打。我把伍圓硬幣扔到空中，掉下來面向我那面是伍圓，於是我叫了計程車出發。

吃過晚飯後，與你坐在校園裏新建不久的亭子，一旁的路燈拉長我倆的影子，那一言一語，在腦海還清晰。後來的每一次看見你，和你談話，我都有意外的收穫。你是個很愛自己的人呢。你這麼理所當然的享受物質、享受自己，這樣的態度是會傳染的。或許因此，我才那麼喜歡窩在你的懷裡吧。你的擁抱溫暖而舒適，被你的雙手圍繞，讓人感到好安全、好安全。每一個女人，都躲不掉被呵護的誘惑，即使是錯覺，也將義無反顧地掉進去。

在我的生活裏，不常遇見這樣的異性。臺灣大多數的男人不喜歡思考，也不喜歡溝通，對他們來說，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在示弱。可能因為教育與兵役的關係，與我同年或是比我稍大的男性，生活經驗往往比我還要貧乏，和他們相處起來實在相當無趣。我和朋友常在聊，現在的

男孩子彷彿比父執輩的男人更沒有擔當了，這實在叫人擔心將來如何是好。擔當？是啊，就算遇見給人安全感又呵護著我的你，那又怎麼樣呢？你不是我的，我只是暫借你的溫柔罷了……。

獨自回家的路上，我望著水果攤上的紅艷富士蘋果、嫩黃香蕉、翠綠檸檬，在這些充滿生命力的色彩表面，某些情緒在抽動。我笑著想起「交媾後的動物都是憂鬱的」這句話。當你什麼都擁有了，會不會面對的反而是洞悉事實的蒼涼呢？但對你來說，我大概不算什麼吧。但對我來說，你是正在「變成一切」的危險啊！

因為那個女人那時剛從國外回來的緣故，我們已經有一陣子不見了。是因為午夜時分，只剩滴答的鐘擺陪我規律呼吸的關係嗎？人在夜晚特別容易覺得空虛且想得太多。於是我開始幻想，如果明天就是核子大戰、外星人入侵、中共武力犯台、世界末日，我也不遺憾，因為我認識過你。

那天你問我，如果阿拉丁燈神給我一個願望，我會許什麼。老實說，我對眼前的生活真的沒什麼多餘的奢求了。若是真要自私地以物質性的要求來說的話，我會希望和你住在太平洋的私人小島上，安靜地過日子。有點好笑嗎？也許。不過生活的本質，無論是在淡水、紐約、巴黎、東京或上海，都是一樣的。無非是吃飯做愛睡覺嘛。

不久前我與一對情侶同事一起出門上 Pub 玩，走在他倆身後，看他們手牽著手過馬路的樣子，我忽然覺得眼淚差點奪眶而出。好羨慕那樣光明正大的愛情。

後來有天和你出門吃飯，在熙來攘往的大街上，你的手忽然伸過來握住我的手。我嚇了一跳想把手縮回，畢竟這世界太小，誰知道在馬路旁等紅燈轉為綠燈的人群裏，會不會有什麼熟人呢？萬一被她的朋友或是我公司裏的人看到了怎麼辦？「有什麼好怕的？」你說：「我巴不得被

人看到。」來自你手的溫度，瞬間暖上我還在冬天的心。能在馬路上，和另一個人坦然地手握著手走路，這種感覺真是太好了。

經常有人說，何苦在意世俗的眼光呢？我想，只要生存在這個社會上，與人有互動，都很難不去在意別人的眼光，或者說，不能不去在意吧。輿論是犀利的刀刃，可以將一對潔白的翅膀染成鮮紅色，使之隕落。

那段美好時光雖是愛你的，但絕對沒想到會變成這個樣子。那個那年春季來我的公司大鬧一場，頓時讓我變成最佳八卦女主角。這下可好了，我連工作都做不下去了。那句話：「妳不是我老公在外面玩的第一個女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她瞪著我且驕傲地說，期待我哭似地。但是她錯估我了，我是那種天生反骨的人，她越是要我哭，我越是當她不存在似地繼續做公司的事

。雖然這樣形容那個女人好像不太好，不過她真的是很沒——風——度！她看我不理睬她，開始歇斯底里起來，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叨叨絮絮你過去的獵艷事蹟。慶幸的是，那時候快下班了，大夥見她那樣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有各自把東西收拾走人。等她鬧夠了出去，我趴在桌上，覺得自己像是洩了氣的皮球，如此無力。

天光乍開，城市露出了少有的溫柔神色，仰頭望向雲煙中的光源——太陽渾圓而柔和。讓人不禁懷疑這是太陽嗎？是月亮偽裝的吧！大街上仍舊擠滿了密密麻麻的機車，如同成群的候鳥，被神秘的磁極吸引，往同一個方向飛去。那是星期一，城市人告別悠閒，恢復忙碌的秩序，你也因為她而揮別了我。我理所當然似地在這座突然失了色的迷宮裏哭了起來。朋友勸的句子被拆開，成了字或詞，而我突然無法順利的理解詞字間的意義，以及他們想表達的是什麼。是責備、是關

心，又亦是同情？然那時的我
只想著：「她到底哪裡比我
好？」卻始終無法透徹任何問
題。甚是為了什麼而哭泣、傷
心嗎？我也答不出來，只能讓
眼淚溼了讓我和你斷了關係的
手機，然後踏著高跟鞋躲進公
廁的角落裏獨自哭泣、不停
地。我那時真的以為我會這樣
就死去，生活中沒了你，好像
也失了活著所需的氧氣。

偌大的太陽逐漸西沉，光線
穿過樹木間隙落點在地面，鋪了
些許枯黃落葉的藤椅在畫面中顯
得萎靡而憔悴。忽然一陣風吹的
我有些發冷，我拽緊外套，仰頭
快步走在人行道上，我沒時間品
嘗路過的風景——那對我來說已
經索然無味——直至路燈亮了，
我才招徠一輛計程車，回房子，
那個你再也不會駐留的房子。

我將近一個月——那是同事
們告訴我的——足不出戶，僅是
本能地吞著朋友送來的糧食，一
口一口地。然後撐到嘔出來，又
接著將食物塞滿嘴巴。

我知道是個太容易就會認真起
來的女孩，正因如此，反而對
每件事抱持著一種特別疏離的
態度，好防止自己忍不住一頭
栽進去。當我想我是愛你的同
時，卻擔心在經歷這麼多年婚
姻生活之後的你，到底對一段
固定的關係抱持著怎樣的認知
呢？你的認知與我的想法之間
又存在的多少差距呢？在你的
時代背景下發展出來的根深觀
念，一定是不同於我的吧？若
要把我放進你的標準裏，我真
的做得到嗎？我又願意做嗎？
我所屬的世代，是如此大膽而
不安。這就像你說的，現在的
年輕人都太莽撞，衝的太快。
我覺得自己和你的關係亦如
是。因為你對我來說是新鮮
的，從來沒有遇見過的人種，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和你陷入熱
戀，但是當你想和我有更合於
世俗定義的關係時，我才猛然
轉醒，看見那些為了與你納入
正常架構時必須面對的可怕關
卡。

若在熱戀中的我，還是如此清醒，清醒到自己都生氣的程度，依你來看，會覺得可憐嗎？我不知道。只是失去你，比我想像中的要令人感到……痛？孤單？寂寞？是什麼感覺呢？會不會其實我根本沒這麼愛你？我在這些問號裏回蕩時，摻在食物中——明知道，但我還是吞下——的安眠藥發揮作用，讓我這一個月難以好好休息的思路，毫不費力的平靜了下來。

我回到現實生活中已經有三年又多一點了，作著朋友介紹的工作，與之前的工作性質相差不遠，所以沒什麼特別需要學習的，少了你的生活，出乎意料地很少想起你。原本以為會就這樣平靜的老死，但就像上天安排好似的，我在花蓮出差的時候，遇見了你。你牽著你老婆的手，正要過紅綠燈，我們隔了一個路人擦肩而過。你有認出我。你的眼神在我身上暫留了——那是多久呢？我不知道。但我確定的是，你認出了我。你、的、老

、婆。好像原本支撐著我的東西瞬間塌掉了，我難掩情緒在身體裡波濤洶湧，只能快步走到一旁，倚著被貼滿了廣告傳單的路燈，播了電話，帶著哭腔請朋友帶我回淡水去。

「妳要怎麼確定妳正在活著？」我想起了你曾經這樣問過我。你總是喜歡問我這些哲學問題，而那時候的我想了很久，終究還是搖搖頭。你沒有因此而替我解答，而是笑著抽起紅色Dunhill牌的香菸。當那根菸燃燒殆盡時，你才似笑非笑地開口：「我思故我在。」而現在想起這句話，總有些感慨。

生活好像禁不起拿思考的牛刀來解剖，一旦把所有的條件都攤在陽光下，感情的存在便立刻顯得不堪、不值得。

原本堅持一定要錄取的工作，頃刻之間變得毫無意義；喜歡吃的東西也失了味道，甚至一吃就吐；從前有過與你重逢的美好幻象也在此際全毀

了，深深的迷惘濃濃地包圍著我。

從未有過的混亂，像硫磺氣一樣，在被緊緊壓縮的空氣裏升起、漫溢，靡爛的惡臭侵入我肌膚的每個毛細孔。於是，我無法入睡、哭泣、自殘、想大叫發洩，卻只是被更深更深地被拖入泥沼裏。

對生命原本存有的勇氣不知消逝到哪去了，只能癱坐在家，不能動、不能想，恐懼地望著秒針宣告時間的流逝，卻又不知如何是好。唯一的解脫，是故作輕鬆地拿起高腳杯，讓整個口腔染成鮮紅色；欣賞起你留給我的、那僅兩章且未完的小說；留戀地沉浸在你一手打造的虛假世界；幻想身處有你氣息的空間。

以為自己已經在多年前和你分離的時候死過了，也重新活了過來，怎麼現在又好像即將重蹈覆轍地再死一次？「這是怎麼回事？」我一直問自己，難道我還愛你嗎？難道你在我心裡的份量，遠比我想像的更重？我總以

為自己早已釋懷，看淡那時一切美好甜蜜與椎心酸楚的回憶，但我現在才知道原來過去沒有過去。

而現在的我，好像溺水的人。我被淹沒在寂寞的大水裏，你如果在此際向我伸出援手，我必然會緊緊地抓住，然後把你也一起拖下水來。

我又想起你有次把我國中的畢業紀念冊搶走，儘管我聲嘶力竭地反抗著，畢竟是多麼年幼無知的時候，你會不會嘲笑我呢？但你沒有。你只是把畢業紀念冊翻到最後的空白處，那裏沒留有任何人的簽名，你抓起我桌上你送的鋼筆寫下：妳總是在關鍵時刻太過感性了，所以希望未來的妳能理性點。有你特色的筆跡，在我心裏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

於是我需要一把梳子和一面鏡子，在鏡真實而不過度美化的反映之下，獨自梳理一切浮而不實的美夢。是不曾擁有又亦曾失去？然而我僅能任由灰白色煙霧

纏繞著早已褪色泛黃的相片，獨自一人吞吐著不著邊際的寂寞。但若是憶起你的側臉，那卻又是如此真實、觸手可及的。我想要你，是因為你充滿戲劇性的生命，你的思考深度。但清醒時仔細想想，和你過著所謂伴侶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嗎？似乎不然。你有次問我：「就算我拋家棄子，妳也不會選擇我的，不是嗎？」我連謊話也答不出來。只能用沉默累積尷尬然後任由這些漫布在令人窒息的空氣中。

「我帶妳去旅行，然後看遍全世界的花好嗎？」你甜甜地笑著，邊說還邊拿出你準備好的鮮花和禮物。我感動極了，因為你不像是會做這種事情的人。你的貼心、溫柔在我的視網膜像跑馬燈般一一閃過，令我心痛不已，但又該怎麼停止呢？

我還需要一把利刃，切淨藕斷絲連的允諾，連同最後一柱希望。我會像斷了線的風箏，履行自己的旅行，或喜悅，或失落。

只盼在墜下前，昨日的餘暉能細細捕捉我每個為了你而奮不顧身的背影。

是的，為了能使你發覺我依舊在你身後，我願意做任何事。對你是這樣，對這個世界亦如是。我盡我所能地愛這個世界，包容它的殘缺以及不公，讓它察覺我意識存在，然後接納我、接納我不完整的愛。

但我恍若被囚禁在一座冰冷的石室裏，僅能在石壁上雕琢我的愛。直至沒有一處能在刻寫，我就持起刻刀，再沉重的石門上鑿出一個逃亡的大洞，沒入一大片的荒蕪。在深處，翻滾著。一陣又一陣無止盡的哀鳴與地心的嘯鳴震盪出相同的頻率。

我將獨自吞吐，在絢麗的天堂，在黑暗的地獄。沒有人會知曉這趟旅行的最終站歸於何處，也不會有人看見深夜來臨，我將化作你無名指上的璀璨，閃爍著誰的遺憾。

小說組—佳作 2

Yes, I do.

黃郁庭

「好，今天先上到這裡，
下課」

拿起書包走出校門口，看
見熟悉的身影，我快步向前
跑。

「慢慢來，小心一點」他
輕輕牽起我的手，笑著說。

許允哲，我的男朋友，清
爽的短髮加上銀色無框眼鏡，
臉上隨時掛著令人安心的微
笑，對什麼人都很有耐心，他
的好脾氣也是我最欣賞的地
方。

最初的相遇其實是一場意
外，那天經過球場時，不小心
被球丟到，就是阿哲將昏倒的
我送去保健室的。因此，我們
漸漸認識了，相處下來就成了
男女朋友。

朋友都說，這是一場不可
思議的相遇，

我總會慶幸當時經過了球
場，才能認識這麼優秀的他。

看向身邊的他，我開心的笑
了。

-你的掌心，我的天空。

「小晴兒，早安阿！」

聽見這個稱呼，不用回頭
我也知道是誰在我後面了。

何杰—阿哲的同班同學，
也是那個用球打到我的人，深
褐色瀏海微微遮住眼睛，臉上
總是掛著痞痞的笑，這就是何
杰。

我嘆了口氣，繼續向前
走。

「喂！這麼冷淡阿，好歹
我也是妳男朋友的好哥們
欸！」他在後面喊著。

我轉頭瞪了他一眼，是
阿！真是不打不相識！

-我們，不打不相識。

中午和阿哲手牽手在校園
中散步，一切都很美好，

除了跟在我們後面的那個
傢伙，何杰。

我不開心的看了看阿哲，

他卻只是笑笑的，彷彿一點都不介意似的。

「小晴兒，別臭著一張臉嘛，笑一個！」後面那個電燈泡還是嘻皮笑臉的，我忍著想揍他一拳的衝動，轉過身對他說

「何杰先生，麻煩給我們一點私人空間好嗎！」

「別這樣嘛，當初要不是我，你們怎麼會認識呢！」

「你也只不過是不小心用球打到我而已好嗎！」

我感覺阿哲握著我的手稍稍的收緊了一些，我抬頭望向他，他卻只是望著球場不發一語。

何杰則是對我笑了笑，但眼睛卻看著阿哲，過了一會兒，阿哲才轉過頭對我露出抱歉的眼神。

「對不起，剛剛想事情想到出神了」說完，牽著我的手繼續向前走，而何杰則是默默的跟在我們身後，沒有再說一句話。

-兩人世界，三人行。

放學後，走出校門口，熟悉的位子上站的卻是何杰，我懷疑的看著他，他還是一臉笑笑的，

「今天阿哲要留下來處理班級事務，要我陪妳走回家。怎麼樣，開心嗎？」

「那還真是感激不盡！」我用誇張的表情回答著

「好說、好說，這不過是小事一樁」

我們倆嘻嘻笑笑的打鬧著，不知不覺走到了附近的公園。

我坐在鞦韆上，何杰靜靜的坐在我旁邊凝望著天空，夕陽餘暉輕灑在他身上，有那麼一瞬間，我突然覺得他像落入凡間的天使，眼神裡有種淡淡的憂傷。

「妳為什麼會喜歡阿哲？」突然，他開口問我，但仍然望著天空。

「因為，他是個很好、很溫柔的人，而且我相信我們會

相遇是一種緣份，既然這樣，就應該要好好珍惜不是嗎？」

我起身，往回家的路上走著，何杰走在我後面，若有所思的看著地上，

「欸，妳鞋帶掉了！」

「摠，我知道，只是快到家了，沒關係的！」

他走到我面前，默默的蹲下幫我綁鞋帶，我呆呆的看著他，他起身，用一種我從沒聽過的認真語氣說

「對妳，我也可以很好、很溫柔」

-我很認真，對於妳。

中午阿哲一樣在校園中等我，只是這次卻少了一個人，「今天何杰怎麼沒跟來？」我轉頭問了阿哲，「怎麼了，妳不是不喜歡他跟著我們嗎？」阿哲推了推眼鏡，笑著說。

我愣了一下，是阿！平常不是最不喜歡他打擾我們嗎？

怎麼今天他一不在，我卻覺得有點失落…？

甩了甩頭，告訴自己，這只是因為他昨天的那個舉動罷了！一定是這樣的！

阿哲不解的望著我，我朝他笑了笑，但卻感覺心裡空空的，缺了一塊。

-少了你，多了寂寞。

放學後和阿哲在回家的路上，今天的他似乎不太一樣，比以前更沉默了，臉上雖然有笑容，但卻微微皺著眉頭。我問他，是不是在煩惱著什麼？他笑著說沒事，卻讓我更擔心了。

「子晴」突然，他開口說。

「怎麼了？」

他轉過來和我面對面的站著，靜靜的看著我，眼中有種複雜的情緒，就這樣看著，過了很久，他緩緩低下頭。

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何杰朝我們這邊走了過來，他愣了一下，但隨即轉過身走了，那一瞬間，我看見他眼中的那一抹難過和失落。

是的，阿哲吻了我。

-我們=仨人。

看著窗外，回想著昨天發生的事，我忘了阿哲吻我時該有的心跳加速和天旋地轉的感覺，而是何杰轉身離去時眼中的難過和失落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海中，揮散不去。不知怎麼了，一想起他的表情，心像是被什麼狠狠的掐著，連呼吸都變的難受。

阿哲似乎也看出了我的不對勁，接連幾天，都讓我一個人安靜的釐清自己的思緒。

籃球場上，是一年一度的籃球賽，何杰也在參賽的隊伍中。

阿哲站在我旁邊，似乎也在心底為何杰加油著，比賽開始了，我專注的看著何杰的一舉一動，就怕錯過了什麼，在心裡為他緊張著，看到他得分，才敢稍稍的放鬆一些。

「子晴、子晴」我聽見有人叫我，但卻捨不得讓視線離

開他，繼續賣力的為他加油，沒有理會那人。

我聽見那人嘆了一口氣，

「子晴，我們分手吧。」

-我們，分手。

我錯愕的看著阿哲，他轉過來面對著我，

「為什麼？我哪裡做不好了嗎？」我抓著他的手

「妳很好，真的！」

「那為什麼要說分手？」

「因為妳的心，看不到我」

他說。

「阿哲…」我低下頭，放開手。

「其實，我該向妳道歉。」他將視線移回籃球場，我疑惑的看著他。

「妳看到阿杰的表現了吧！從比賽開始到現在，完全沒有漏接任何一顆球。」

「所以…？我不懂…」我搖搖頭，看著他。

「所以，那天不小心把球丟到妳的人是我，而阿杰才是送你去保健室的人。」

我驚訝的看著他，完全無法理解他說的話。

「對不起，瞞了你這麼久，但是現在，我必須將真相告訴你。畢竟，你喜歡上阿杰了，對嗎？」他苦笑著，我愧疚的看著他。

是阿！早在不知不覺中，我習慣的和他鬥嘴，習慣了有他在身旁，習慣了他的笑容，習慣了看他那雙慧黠的眼睛。儘管我努力的否定這種感覺，欺騙自己沒有喜歡他，卻還是被細心的阿哲發現了！

「對不起…」

「傻瓜，有什麼好道歉的，愛情的世界裡是不能勉強的，不管你選擇了誰，只要你能夠快樂，我都會祝福你的！」

他笑著摸摸我的頭，我卻更難過了。

傷害了一個這麼用心的珍惜我的人，即使他還是笑笑的，隱藏了自己的情緒，總是忙著安慰別人，卻忘了自己的

傷口還在淌血，他沒說，但我知道他心裡面的，那種痛。

-愛情的天秤，悄悄傾斜。

兩個多禮拜了，和阿哲分手後，整整兩個多禮拜何杰都沒有出現，自從他知道我和阿哲分手後，就再也沒出現過了，我和阿哲打了上百通電話，卻都沒有回應。

「別擔心，他可能只是出去散散心，很快就回來了。」阿哲安慰我。

他消失的這段時間裡，我完全沒有心思做其他事，就像心被拿走似的，感覺空蕩蕩的。卻也因為他的離開，才讓我了解，原來，我對他的喜歡，這麼深，這麼深。

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著過去三個人相處的點點滴滴，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已經不存在了？我懷念著以前，卻也明白我們三個早已回不去那從前。低下頭，眼淚掉了下來，無力感漸漸擴大，似乎要把我淹沒

了。

突然，手機傳來了一封簡訊，

「小晴兒，我在公園等你。」

我看著訊息，下一秒，馬上拔腿狂奔，就怕再多過一秒，他就會消失不見。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公園之後，我看了那個落入凡間的天使，

我最最思念的，那個人。

-思念，從你離開後。

我們面對面的站著，就這樣看著彼此，過了好久、好久，

「為什麼離開？」

「有些心情、有些事，我必須去尋找答案。」

「那…你找到了嗎？」

「我在等，等一個回答，我沒有把握，是不是我等的人，也像我喜歡她那樣的喜歡我。」

看著他，我鼓起了勇氣，

「這幾個禮拜，我想了很多，一開始，我的確喜歡著阿

哲，但相處下來，卻發現在不知不覺中喜歡上了你，下意識的尋找你的身影，看到你出現，總會莫名的心跳加速，有你在的每一刻，都覺得好快樂、好快樂。我知道，你不想破壞了我們三個的關係，也不想傷害阿哲，所以不論你做了什麼決定，我都沒有意見，因為，你能夠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快樂了。」

下一秒，我跌入一個好溫柔好溫柔的懷抱，

「那你願意，成為我的幸福嗎？」

-Yes, I do.



四、青春記事簿



青春記事簿組得獎名單

名次	班級	作者	題目	獎金
佳作 1	5 護 2-1	毛藝媛	擁抱	300 元
佳作 2	5 妝 2-1	陳柔安	生命教育	300 元
佳作 3	5 護 3-6	吳巧愉	志願服務	300 元
佳作 4	5 護 3-4	洪于潔	觸動	300 元
佳作 5	5 護 5-4	林珮儀	服務學習	300 元
佳作 6	5 妝 2-1	楊玉真	服務學習	300 元
佳作 7	5 妝 2-1	鄭珮君	第一次生離死別	300 元
佳作 8	5 妝 2-1	葉亭宜	玻璃缸	300 元
佳作 9	5 妝 2-1	吳昕璇	愛・無止盡	300 元
佳作 10	5 護 5-4	余培筠	那些年我在長照奮鬥的日子	300 元

青春記事簿—佳作 1

擁抱

毛藝媛

對我來說，這個世界上，擁有最強大的撫慰人心的力量——擁抱。累了一整天，聽了好多課業的，朋友的，好笑的，傷人的每句話，不論我回到家是疲憊，是快樂，還是難過，家裡總有那個人給我溫暖的擁抱。

媽媽的擁抱，那個深深的擁抱，是唯一能替我卸下一身負荷的溫柔力量。小時候，每到了夜晚催人鑽進被窩的時刻，媽媽會輕輕的擁抱我和妹妹，和我們說聲晚安，讓那柔柔的聲音伴我們入睡。有了這聲晚安和擁抱，哪一夜不能好眠到天亮呢？那時的我，小小年紀還不知道煩惱是什麼，不知道這一個擁抱對我自己的意義，更不曉得這是我多麼重要的依靠。只知道，媽媽的擁抱好舒服，我想要以後天天都抱抱之後才睡覺！

在無憂無慮的時候，擁抱是我對媽媽一種愛的表現，沒事就

喜歡抱著媽媽，良久都捨不得鬆開手臂，彷彿那段時間應我的要求而停止，就讓滿滿的愛溢出，瀰漫四周，四周充滿粉紅色的甜蜜與蘋果綠的輕柔。天真幼稚的我們倆姐妹，總愛爭著抱媽媽，媽媽也都笑看我們兩個的爭執與接下來的發展，但結果都差不多，就會有那一個小孩奸詐的衝進媽媽懷裡賴著，就像死抓住蜂蜜罐的大棕熊一樣。而我，常是那個專心爭論卻傻傻看著妹妹滿足的躺在媽媽懷中的可憐蟲。還能說什麼呢，只是鼓起臉頰，嘴嘟得好高，懊惱的看著妹妹一臉幸福的傻樣。回想起來，就算懷裡的不是我，看著那樣的景象，鵝黃色的幸福還是油然而生。

上了國中以後，好像媽媽的擁抱少了，慢慢地就要忘了什麼樣的感覺才是被擁抱的感覺。國中時的每個夜晚，開始，擁抱好像是例行公事，就如同刷牙洗澡吃飯一樣，那一份愛的感覺正漸漸流失，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媽媽只能看著我坐在書桌翻

著課本的背影。有時候我能感覺的背後有到關心的目光在注視我，但書都讀不完了，哪還有時間去想那些呢？某一次，我為了隔天的考試讀到深夜，當關掉檯燈正準備上床睡覺時，我赫然發現，整個家的燈都暗了只剩書房，書房裡空蕩蕩的只剩我，我只剩下空虛至極的無助。眼淚滑落，耳邊嗡嗡作響的寂靜聲音無限擴大，我好想念那個充滿愛的深深的媽媽的擁抱。那一刻，我已經止不住難過，才發現原來平常笑得比別人大聲的我，是如此的害怕寂寞，害怕少了關心。

「你心裡有多少忐忑，交給我用力抱著」是梁靜茹的一首歌——《用力抱著》中的某一句歌詞，媽媽就像歌詞說的一樣，抱著我所有的忐忑，讓我能真正放鬆肩膀與心裡的壓力，靜靜的，彷彿整個人都更輕盈了。曾有一段時間，我排斥、厭煩每個晚上的擁抱，那是一種無形的壓力，讓我意識的我真的要被丟下了的感覺，全家都睡了，只有我

還得奮戰的感覺。那真的好難受。或許那時的我真的太自私了，我不能要求媽媽應該像我一樣提起精神忍住睡意，所以一個一個只有我的夜晚，好像愈來愈稀鬆平常了。

一直到現在，我已經沒有每天晚上都和媽媽擁抱後再睡覺，我漸漸地習慣不擁抱，不是少了那份愛的感覺，應該是更懂愛了，希望媽媽早點休息，每天都充滿元氣。因此，我又更珍惜每個擁抱了，每次擁抱又更捨不得放手了，幸福的笑駐足在臉上，藏在心裡久久不能釋放的疲累，都在這瞬間崩解消散。

《用力抱著》還有一句歌詞——「心裡的忐忑，抱著就會慢慢好的」，有時候就想這樣讓媽媽永遠抱著，讓那些在外頭遇到的不順在媽媽的擁抱下，慢慢地好轉了。其實我最想說的不是「媽媽我想抱抱」，而是——「媽媽，我好愛妳，謝謝妳。」

青春記事簿—佳作 2

生命教育

陳柔安

「看著我來，我看著你走，生命有太多分分合合，難免要承受的痛。」耳邊傳來的歌聲將我拉入回憶的漩渦裡……。

一早，急促的電話聲打破了寧靜，電話另一頭傳來的是外公病危的噩耗。站在加護病房外，每個人的表情格外嚴肅，好安靜……沒有任何人開口說話，深怕一個不小心就將好不容易建立的勇氣嚇跑，第一次覺得自己的腳是如此沉重，踏出的每一步都用了我許多力氣，當站在病床旁看見外公雙眼緊閉、憔悴的模樣，實在令人心疼，然而殘忍的事情是突然「嗶——」的一聲，機器測不到病人的心跳，醫生宣佈死亡訊息的同時，我的眼淚瞬間潰堤，爸爸哽咽，媽媽流淚，外婆無語問蒼天。停止的心跳，周遭的時間也彷彿靜止了，過去十幾年共同生活的點點滴滴如同電影般放映眼前……。

還記得小時候爸爸媽媽忙於工作，是外公和外婆陪伴著我，讓我的童年並沒有因為少了父母而不完整，相反的我覺得很幸福，外公總是牽著我的手走過大街小巷，一起度過美好的午後時光。

在幼稚園時，外公大大的手掌傳來的溫暖及力量讓我感到安心；讀小學的時候，突然發現那雙緊握我的手抵不過歲月，多了許多的皺紋；等上了國中，顫抖著的雙手傳來的依舊是溫暖，但卻參雜了些不安，甚至不如以往的有力量；而如今，我緊握的手竟然連絲毫血氣也沒有，冷冰冰的沒有溫度。

現在仔細回想，其實外公並不擅長言語表達，但他總是用行動來教育我，用他的一生來教導我，最震撼的教育莫過於死亡這件事。即使已經行動不便，他仍然堅持用自己的雙腳跨出那一步，為的是不想要忘記腳踏實地的感覺是多麼的真實，即使已經呼吸微弱，仍然費盡全身力氣想

要睜開雙眼，為的是想要多看看這世界，不僅是每個人的臉孔還有周遭美好的事物，看著外公的一舉一動再看看電視上為了一些小事就想結束自己生命的那些人，打從心底覺得他們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為什麼有些人能夠安於現在的生活，感到幸福，卻有些人不停地騎驢找馬呢？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想最重要的是有沒一個知足的心吧，還有就是面對困難不輕易退縮的毅力及態度，這些對我而言將是在一趟生命的旅途中，唯一不受到歲月的摧殘，最堅強不朽的力量。雖然現在少了外公的陪伴，以及牽著我的那雙手，但是從外公身上學習到的精神將會是我繼續前往旅途的動力。

看著您安祥入睡的模樣，外公，接下來我將不停向未來邁進，在天上的您就像星辰般，指引我方向！



青春記事簿—佳作3

志願服務

吳巧愉

「在怎樣難堪的情境，都值得感恩。鑄錯的人必須付出同等力氣再去鑄，至於受煎熬的人，唯有涉過冰河才懂得平凡溪流的熱。」

十七歲，離十八歲還有七個月又二十三日；十七歲，離十八歲只剩七個月又二十三日。這一年來，每每提筆自晤，便用此句做為序曲。這個我們小時候舉首仰望的年齡，這個自小便憧憬戀慕的時光，而今，我在這人一生中最桀然奔放的靈魂中旋轉，像芭雷舞者於舞台上迴旋時粼光閃耀，片片如花般的緒紙因氣流而起，但，這樣大紅色刺眼光采的背後，又有誰看見舞者那雙斑剝漆落的舞鞋之下直流的鮮血？

本次「躍動童年衛教營」一希望閱讀的活動幕落了。營隊終日，第四日，天很藍，雲很白，風很輕，心很靜；攝影組每日熬夜製出的成果回顧影片一張張翻

閱，淚花也跟著噙在眼眶，我努力地向上抬首，鼻子酸酸的感覺好熟悉也好陌生，我試著，不讓眼淚滑落。

前一晚，第三日，我與夥伴們臥於偌大蒼穹下的紅土操場的司令台上，細數星空，靜待流星劃過；無論多長的語句，多少的字數句讀，都無法表達此夜的感動與遺憾。自活動以來，我們所有人帶著”第一次”的心情、期待、與不安，畢竟從未帶過四日營隊，遑論還是帶領總是活潑好動、充滿想像力，生活於曠野山谷的南化國小中高年級生，我們害怕，害怕不知怎麼跟年齡正處叛逆與童稚間的五六年級生相處，我們都知悉，他們定與先前帶過的中年級小朋友不同，相處融洽則情摯意深，無法溝通則意斷源絕，最初想達到的目標與幫助，也就煙消雲散了。

「快樂閱讀」，是這次活動的主軸，首先要做的是讓小朋友「習慣」閱讀，我們把每天下午的課程都用來做閱讀這件事，但我們

不是長期的志工活動，無法做到整個寒假都能提供空間資源或是陪伴，讓小朋友逐漸培養對其的興趣，所以，我們必須以一種「在戲中有故事，在畫中有故事，在話中有故事，在環境中有故事」的理念，去傳達閱讀是好玩的、有趣的。起初，先由隊輔演一齣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為題材的短劇，吸引小朋友進入活動主題，引發其省思並當作日後閱讀課程的範例，給學員當作參考。而後，便開始陪伴學員尋找日後故事分享及短劇的題材；由於每日皆在圖書室上課，小朋友除了可利用課堂時間看書找創意外，也可利用下課時間將方才課堂未做完筆記或圖畫的故事書，繼續註記亦或再次閱讀，以留下印象，隊輔也會從旁協助。

接下來的故事分享、分組以及與隊輔一同演戲，得到很大的迴響，不僅考驗隊輔如何在聊天中協助學員說出前日讀到的故事書，也讓學員須動腦想想該如何呈現故事內容於戲劇中，最令人

詫異的組別是：隊輔和隊員一同合作，將該組成員所讀到的內容串起來，連成一個看似不合邏輯，卻充滿趣味與歡笑的短劇，如此一來，每個人所讀所念的都被採用，每個人都可擔任自己故事中的角色，也不會像他組一般，照本宣科，直接上台念故事書。更令人感動的是，幾位原本吵著說要回家從不參與課程的學員，聰明的隊輔便讓他們負責選擇題材的工作，比如說要讓鴨子的結局是掉到水溝裡？還是在水中溺死了？等天馬行空的選項讓他們做出選擇，使孩子們變得很喜歡參與，這是最令人欣慰之處。看著學員們在活動中找到自我的定位、角色與成就，那是教科書裡找不到，電腦娛樂中學不來的。更重要的是，團員們本身也獲得了再次學習的機會與感動：收到學員畫到休息時間也仍繼續繪的龍圖、歪七扭八的隊輔畫像，頓時覺得再怎麼辛苦也值得了。或許，我們就是在這一牽引一拉扯中，學習耐心與包容的

吧！

說的這裡，先喘口氣，來談談南化的小孩子，令我們又愛又恨的一群寶貝。說實話，在帶營隊前我們就有自行心理建設：一定很難帶，必定會很辛苦；越是接近國中的年級，越可能體內藏著一批桀驁不馴的野馬，也就是叛逆的前兆，隊輔說一句，他們便頂一句，時常吵著要回家，說活動是校長逼來的，想盡快回家玩電腦，課堂上到一半便偷溜出去，隊輔很盡責地跟在身旁，他們便跑給她追，甚至還有騎著腳踏車，不顧隊輔的再三叮嚀，便出校外到山間雜貨店買杯飲料；而後，這些隊輔也學會了變通，與他們這些調皮蛋「約法三章」，尤其是一位完全不理隊輔勸告的小朋友—豈葦，他儼然是這群搗蛋鬼的老大，時常大聲的怒罵他人，做出攀岩附壁的危險動作，來引起他人的注意與崇拜；而這些種種，看在我一直伴於他的身旁從不放棄的隊輔—咨綺眼中，卻是無垠的無力與悲傷。我

們試過無數的方法，每次檢討會也都討論他的問題，團員們各個盡心盡力，想著如何讓他喜歡來到這裡，且不去影響其他學員上課的辦法。每每豈葦偷跑出校，姿綺便站於門口，凝重地告訴他：「我在這裡等你，你說五分鐘回來，我就在這裡等五分鐘，這不是特權，而是我相信你，既然不想上課，那至少不要影響別人。」而這個方式，似乎對豈葦有用，也似乎改變了對他人的態度，這個約定成了他們之間的聯繫；但一關過去了，另一個極限又接著到來。來到了第三日的中午，隊輔們帶著疲憊的身軀，飽滿、不捨且期盼的心情，盼望特定幾個調皮蛋終能乖乖地，能好好參與由這些哥哥姐姐逢大考卻仍用心準備的課程，但，事情來的突然，豈葦又踏出了校門口。而她呢？聽完學妹的回報後，我趕緊拉了姿綺過來，小心翼翼地跟她說了聲：「他跑出去了，沒告訴任何人的樣子，只是學妹剛好有看到，拉不回來。」她旋踵走

下樓，在轉身的剎那間，我望見閃亮閃亮的淚光。

來到下午的課程，豈葦回來了，像是知道自己犯錯了般，乖巧地靜靜地，主動走回圖書室上課，而，咨綺呢？坐於司令台，默然遠眺，瞅著她的背影，心中除了心疼，還有一股怒氣升騰；我走進圖書室，搭上豈葦的肩，將他領了出來。

沒有斥責，也沒有哭天喊地敘述自己的耐心快被磨光；而是，嚴肅地、凜然地，告訴他我這三日來對於他的這些行為的感受，以及坐於司令台上，那個啜泣的背影，她是多麼用心，也多麼憂心擔心豈葦每次的突然消失；「你應該知道咨綺對你很好？」他紅著臉點點頭。「如果她不喜歡你不關心你，她大可放著不管，你有沒有安全？你在哪？她又幹麻要煩惱？對吧？現在我請你做一件事；好好地向她道歉，好嗎？」我試著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平靜且溫和，抑止住自己內心兩種湧動的情緒。我一回

神，豈葦便掙脫出我的禁錮，連鞋子都忘了穿，匆忙地著急地，跑向那個為他傷心的姐姐；望著這個調皮鬼的腳丫子，純潔白襪被他一步步的愧疚染上了滿腳的灰……。我笑了，笑豈葦的可愛與幼稚，也笑自己將怒火吞了下來，有好好地表達我的想法，而且是跟我最不知道怎麼接觸的”小孩子”說了這麼多話，我哪來的勇氣？又笑了一聲呵；啊，天氣真好啊！

「值得我感動的人，是那種明知道無法烘暖天空，卻仍以身代薪的人。」

我想談一群人。一群不起眼的人，一群默默做事付出的人；”四大天王”中，除了豈葦之外，還有一調皮蛋：俊誠，前三日從不參與活動，僅玩弄手上的手機或嗶嗶槍，一頭金髮，黝黑的臉龐透露著叛逆的氣息，俐落台語是他的招牌，講不過他的氣勢都少了半截，我們能做的就是暫時先放他坐在我旁邊（教室後方，我會坐在那監督流程與課

程)，他不吵不鬧，只是什麼話也不聽。對他用心有加的亭瑗像我報告過好幾次俊誠不參與的”事蹟”，而我也無可奈何。但巧穎和芄媛很特別，她們始終不停地纏著俊誠，有事聊沒事也聊，能說就說，能做就做，是她們，讓俊誠一開始不至於像其他天王到處搗蛋，讓俊誠到後來紅著臉靦腆地舉起手，參予課堂遊戲，甚至參與故事演戲的準備。她們沒有獨到的方式，僅僅只是東拉西扯，但重要的是，她們一直陪在他身邊，勾著他的手，走過每個場景分秒，最終，明明想表現卻嘴硬不想參與的俊誠，也悄悄地走進了營隊。

一旋身，你會看見背後，總有她拿著掃把畚箕，提著飲水，默然地在那付出；她是佩綺，我們的生活組長。在這裡，我不談沒有分工妥當，將活動期間事務多數攬著自己做，這件在團隊裡需改進之處；我只是想說說，這群人，這群不常被看到甚至不會被看到的人們，她們只做不說，

所以很少人知道她們做了些什麼？但，我的目光，卻始終離不開她們；是這群人，成就了他人的青春與榮耀，這種種畫面片刻，都隱存著一種恬淡與漠然，很平靜也很寧靜，像是止住的水，鮮水不入陳水不出，久了會淤積混濁，久了卻又會創造出新的生命，更多用眼看不見的小生物在躍動。這群人，想向你們說聲：謝謝。

「值得我感動的人，是那種明知道無法烘暖天空，卻仍以身代薪的人。」而這群人也包含了現在仍默默在社會底層，在報章雜誌也找不到的地方，『志願服務』的人們。

該面對的，就該去面對。

尾聲了，來談談自己的成長以及我的韌草們。說實話，這次活動的籌備，我是在怒火中度過，韌草的夥伴們則是在疑問與不安中越過；這個攤子是我在段考前兩週接手的，以往我的計畫皆是在暑假才舉辦活動，但，世上有很多事不盡人意，甚至面對

這樣的無奈，我們只能接受後去面對。那時的我，一如往常地遇到這種被朋友傷害，無奈於最忙碌的時刻，考試工讀比賽等壓力夾雜，仍非不得已接下被人遺棄的營隊計畫的情況下，我又開始只專乎於感情上心靈上，成天想著：好痛苦啊！怎麼辦？沒有了她們是不是就沒有朋友了？這個樣子久了，只是被情緒吞噬，留得一身頹靡；很快地，找指導老師談過後，我告訴自己，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活動辦好，推不得，就要做完它。想了很久，我要怎麼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個四天營隊的籌備？最後決定成立緊急小組，一共五個人，這五個人統一討論課程流程等問題，擔起整個活動籌備的軸心，我要這五個人跟我做同樣的事，知道同樣的東西，參與所有籌備過程，其他團員有任何疑問，由其中一位作解釋即可。過往舉辦多數事物皆由我自行包辦，但這次，我把事情分成五等分，雖然多數人都是第一次參與統籌，所

以很多東西需要我依依修正解釋，但我知道，只有分下去，一加一永遠大於二，況且，是這群堅韌、努力很少抱怨的草們，她們比他人都要來得堅強；很快地，雖然我仍須每個組別、幹部皆作督導，包含課程排演、用物籌備、經費申請、企劃撰寫等，甚至連文書格式及建檔也都需花很多時間去說明，讓大家分工執行，有時，還有不會看臉色情況的團員，不停追問相同的事情亦或沒時間在多做解釋的事情，讓我到了籌備後期，近乎要呈現垂死的狀態，每當快要撐不下去時，只能咬著牙，為自己加油，一定要辦好，我想做到，也想看見孩子們的笑容。那時候，就是在團員幹部們的誤會下（因為中途兩位總召退出，迫使必須我接下了工作，但我沒有向大家解釋，因為那時時機不對，一講可能軍心渙散，二來必須先籌備完成，等一切活動結束在還給大家一個答案），母親的心疼責罵下，部分曾經是朋友的同學的冷漠

下，完成了籌備，接著拖著身子舉行營隊，來到了溢滿感動與遺憾的第三日星辰下。就在這晚，大家把話說開，把心解開，然後笑了笑，一笑置之後，才知道，所有人都做對了：選擇了這個營隊，選擇了這個學校，選擇了這群夥伴，選擇了經歷這些傷痕。而我的遺憾，是這片片星空下，身旁少了原本最想攜手望見的人兒。

有人說，數算自己手中的日子，收下該得的福份，該償還的債，就算最終時，福份都付債去，落得一身清貧，這人仍該上天堂。我還小，可能還不到這個階段，但正段段邁進，是的，我仍小；歷經風波以來，我終於願意承認自己：我還是個小孩子；我始終迫使自己成熟，讓人覺得不需為我擔心些什麼，我始終都能自己做得好好的，但，不盡然，總會遇到一些事，是連再大的人們，也必須在它面前低頭哭泣，像個孩子般無助徬徨。

活動之後留下的餘溫，在臉

書社團裡漫漾，直至今日，仍溫暖不已，那是孩子們留給我們的寶藏，令我們至今除了懷念他們、與他們在臉書聊天時督促他們，也將韌草們彼此拉近了距離，找到了一種團隊精神中缺一不可，但卻又難能可尋的『歸屬感』；這些都是我的福份，有些債會跟著一輩子，但老天不會跟你過不去，總會為你在另尋一袋幸福與福氣，但前提是你要懂得在祂面前低頭像個孩子；懂得不經世不更事的無垠，才會懂得那些原本看起來不應該不成熟的人事物所帶來的可貴。

感謝一切。



青春記事簿—佳作 4

觸動

洪于潔

終於知道，當所有書本中的文字，化為唾手可及的實體時，那當下心靈的觸動，溢於言表的心情，絕不是那個悠閒坐在堂下，一副什麼事都輕鬆自若、處之泰然的我，可回用文墨再去點評一番的。或許可繪聲繪影，卻無法真實描繪出當下心中的波濤起伏及無與倫比的感動，但仍盡其可能，記錄點滴來與青春共享。

還記得第一天早自修，隔壁班的同學們像送子鳥般，抱來了新生兒模擬娃娃來交班。由於我是分配到第三天，一開始看著同學抱著它上課，只覺得課堂上多了一個洋娃娃挺新鮮的，其他並無特別的感受。直到輪到我雙手接下那娃娃，卻發覺它仿如真實般，順勢地往我懷裡一躺，當下一股莫名的氣血湧上，分不清那是何種感受，便開始了我一天的新手媽媽體驗……

第一節下課，開始了第一次的餵食。雖然那並不是真實的餵奶，但我仍小心翼翼並認真地餵著寶寶，之後再將它輕輕抱起，那小臉依貼在我肩上，它軟呢的小小身軀，就這樣與我親蜜的貼合。我輕拍它的背，讓吃飽後留在體內的空氣排出。

第二節下課，我巡視寶寶尿布的濕度並重新包裹，也學習用大方巾輕柔溫暖地包覆它，我偏著頭，輕觸寶寶小小嫩嫩的臉頰，試著讓它感受到我的體溫。中午用餐時刻，我不忍將它任意置放，便和同學商量輪流照顧它。那一餐，我竟無閒心享受那午後最愜意的時光，一顆心老懸念著它，就這樣三口當一口扒完，匆匆地結束午餐。在抱回嬰寶寶後，心裡才稍稍踏實些。同學笑我入戲太深，我搔搔頭也啞然乾笑，自己真是周全過了頭，此時抱在懷裡的寶寶，看著我這個新手媽媽為它惶然張羅的糗樣，仿佛也開心了起來，其它同學看著這幅相映成趣的畫面，直

說我真有當媽媽的實力呢！

下了課，由於我兩手拿著書包，無法懷抱寶寶，只好用背帶將它安妥在我的背上，也許是太幸福的模樣，總覺得一路上好多人都投以欣羨的眼光呢！我終於知道，那有子萬事足的快樂，是這樣地叫人感動。一路上，我不時回頭看著它，原本因上了一天課而早已疲乏不堪的身軀，竟一點也感覺不到背上那甜蜜的負擔，十分鐘的路程一下就到了呢！只是經過了住宿的管理室入口，看見平日熟稔的管理員竟張大嘴巴，狐疑的問起，這是誰家的寶寶？聽完我的解釋，才放鬆了皺緊的眉宇，並搶著說要抱一抱我家的寶貝呢！但總覺得大家摸來摸去，手上細菌多，會讓寶寶生病，於是我母性直覺地要求先洗手才能抱寶寶，結果又是引來身旁的爺爺奶奶們哄堂大笑，直說我將來絕對是個好媽媽。

唉！我竟在一天之內，就引出了需經十月懷胎才能培養出的母性本質，還真叫自己哭笑不得

呀！

看著這個分發到我懷裡的早產兒娃娃，雖然不像一般真嬰兒會胡抓亂撓的，也不會對著我轉悠它靈黠的的雙眼。但它嘟嘴微啟的可愛模樣，或閉眼恬適的滿足模樣，都讓我難辨真偽，驟然湧動那份對它的憐惜。只是，想到隔天一早我就必須與它分開，交付到下一個新手媽媽，那幾乎可預見的淚別光景，肯定又會引起同學們的一陣嘻笑。那心情真叫人錯綜複雜呀！不過，能得到這次如此寶貴的經驗，那才真是課堂上學不來的呢！



青春記事簿—佳作 5

服務學習

林珮儀

在即將實習前的暑假，因緣際會下，與好友一同決定要在這長假的尾巴做有意義的事，所以我們報名了電視台長達一個半月的志工，那時期期待來屏東走走看看，單純的認為就只是和許多小朋友互動，就像之前去國小帶活動一樣！不過等我到了雲林中心受訓，發現一切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這裡的小朋友與一般我們所見到國小快樂的兒童很不一樣，他們是居住深山裡、半山腰、部落裡，有的因為八八水災停課無法銜接上課程，有的因為家中經濟不穩定無法補習，課業落後，有的無法上課的理由是要幫家裡的檳榔樹採收等，了解狀況到這裡，打從心裡升起責任重大的感覺，更下定決心想付出我的棉薄之力。

因為是第一次接觸這種類型的志工，所有一切要重頭學起，我們所要做的除了溫習國小課

程，還要經營班級，不僅要練習備課，也要學著寫週誌還有如何管理小朋友、帶班模式等，感謝基金會請專業的老師從頭教我們，所有的事務有基金會安排的流程，受訓結束後原以為事情會順利進行，但回屏東鄉下第一天晚上就發生狀況，因為村民不歡迎我們到來，我們連睡的地方都沒有，幸好最後有借到活動中心這個安身之處，雖然是地板，但起碼沒有露宿野外。隔天是星期天，我們有時間準備教材，就在沒電風扇的活動中心備課，印象很深刻，天氣悶悶的，下了一場大雨，我的心情也悶悶的，像有一朵烏雲盤旋不去，害怕星期一初次見面，不知道會面臨到怎樣的狀況，自己是否能勝任！

星期一開始和小朋友第一次見面，沒有實習過兒科，非常緊張，不過小朋友並沒有傳說中那麼的恐怖，長長的睫毛眨啊眨啊，好像沒有任何調皮搗蛋，小朋友們害羞的抓抓頭、微微的笑著看我，很好親近的感覺，第一

個星期慢慢的學習彼此相處，慢慢的學習抓小朋友的想法，慢慢的學習和大夥兒生活的節奏，慢慢的學習認得每一位小朋友，一切還在慢慢摸索中，除了有一位小朋友中午便當只吃一半，被我看到他打包剩下的飯，曉以大義跟他說農夫種米的辛苦，並希望在他能負荷的狀況下吃完或是在還沒吃之前給別人，私下談完之後，沒有發生任何特別的狀況，第二天他一樣只吃一半，這次我學會問”為什麼”，他很小聲跟我說「因為這裡飯比較便宜(基金會有補助午餐金額)，又很多，我剩一半回去可以分阿嬤吃。」說完頭低低的不敢抬起來，拿著飯跑回去。

這件事對我衝擊很大，一個小男孩包剩飯回家，你說他這年紀怕不怕被同儕取笑?在不在意別人的目光?這答案是肯定的!但他只能說是自己吃不完要帶回家，反觀生活優渥的小孩，只因為不想吃、不好吃、不願吃，吃一口就丟了，更別遑論是否會關

心他人的肚子會不會餓!還有讓我知道我錯在一開始就先入為主，去判斷這些小孩的行為，沒有探討原因，等知道原因，更驚覺這裡的孩子們比都市的小孩更溫暖，也許是從小和祖母相依為命，所以才會懂得珍惜、孝順親人。

時光飛逝，隨著相處日子增多，漸漸的小朋友們紛紛露出小惡魔般的原貌，讓我有點招架不住了!上課和隔壁同學講話、考試時完全不想寫，只想在暑假出去玩，或是幫忙家裡採收檳榔、番薯葉賺錢!讓我有種無力感，覺得好像自己並不適合來帶小朋友，他們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很難改變，當初決定來這裡發宏願教國小生似乎是個錯誤的決定，是不是自己沒有教學能力，沒有辦法和他們快快樂樂的相處，沒有辦法找到他們的凝聚力!唉~挫折感好大!

在我萬念俱灰時，我跟一位老師說想離開的想法，老師和我說個故事，「如果有一隻小魚因為

退潮卡在石縫中，游不回去，而你看到順手把他丟回去，下一次漲潮他可能也一樣又被困住了，下下次也一樣，都需要你去救，你只是做一件很簡單的事，但一旦他記得教訓，不再卡在石縫中，那你就改變了他的生命。」因為這一席話，到結業式最後一天我還在，與大家同進退，那時只抱著盡自己最後的力量繼續做，到目前為止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的生命被我改變，也許他們只覺得我念的偵探小說亞森·羅蘋很有趣，對於期貨的詞意早已忘記，但我不後悔當初留下來的決定。

令我感觸的是最後結業式，有頒發禮物獎勵成績進步或表現優異的小朋友，而這些禮物多半來自於各界善心人士的捐贈物資，在這我不得不說，捐贈不是將你家垃圾搬去另一個地方，那些小孩並不是資源回收場，我們不奢求華麗的包裝，但請保持布偶娃娃們的乾淨，缺了手、腳，有縫布或破到看的到裡面棉花

的，麻煩就不要捐了，試想歡喜收到禮物的小朋友，一打開來，他們的心中作何感受？這波經過挑選的禮物如期發送到小朋友手裡，大家開心地又親又抱，緊緊摟著不放，眼尖的我發現有一個小女孩正玩著可愛的音樂娃娃，那是我國中很喜歡的音樂娃娃，但隨著來外縣市讀書，包裝還來不及拆就已被我冷落在角落，但從那小女孩雀躍的比手畫腳，我知道我已經替她做了最好的安排。



青春記事簿—佳作 6

服務學習

楊玉真

服務學習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可以藉由服務別人，進而使我們吸取更多關於這方面的經驗，甚至能讓我們實際的去體會生活周遭的大小事。

記得兩年前，剛到南護時，我什麼都不懂，一直到了學校安排的演講之後才慢慢地去體會，何謂「服務學習」。原來這四個字並不容易，從字面上來看，或許我們認為輕而易舉，一旦自己親自去體驗後，才知道原來的一切跟想像的有很大的出入。後來，我到了妝品科的辦公室擔任志工，其實一開始，我只想著如何快速累積志工時數，完全忽略掉服務背後真正的涵義，直到後來，我在那裡學到許多新鮮的事物以及知識技能，才發覺這每一個小時對我來說，都使我受益良多。原來服務背後的意義，是要我們從服務當中去學習，吸取一些生活經驗，讓我們的未來能夠

更充實。

社會上的許多志工們，無私的奉獻，一心一意只想幫助這個社會，使大家的生活更美好，每次的活動他們都不曾怠惰，看著他們無怨無悔的付出，還有他們滿足的笑容，我才發現這個社會已在不知不覺中被溫暖所包圍。其實，我們人的一生當中，在不停地找尋自我的過程，常有迷惘的時候，只因著眼於「自己」，忘了停下腳步，仔細看遍這世界的每個角落，也許在那不起眼的角落裡，就可以發現真實的自己。社會中亦然如此，當我們以不同的角色面對社會時，眼光也有所不一，這能使人看得更清晰、廣闊。

服務不僅是人和人之間的聯繫，它也是我們對生命的承諾。因為服務將在自己生命中烙印美麗的記號，也在被服務者的生命中留下完整的印記。這可能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逐漸遺忘，但是那種心靈上的感動卻深深地停駐在心中，經由時間而慢慢發酵。

最後，我們能藉著服務別人的過程當中，試著關懷社會中的大小事，學習觀察，探索自己，激發自己的責任感。服務學習對我們而言，有極正面的意義。



青春記事簿—佳作 7

第一次生離死別

鄭珮君

從小我就覺得我很幸福，從小我就覺得我的家庭很美滿，有爸爸、有媽媽，還有爺爺、奶奶。看著別人的家庭不圓滿，自己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新聞上誰喪妻喪子，只會漾起少許的同情，就好像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在我周圍一樣。

小時候，阿公和阿嬤就是最疼愛我的家人，從小學、國中到現在，他們沒有一次不擔心我有沒有被欺負、有沒有沒吃飽、衣服穿得夠不夠厚，或許是我太習慣了這感覺，總覺得這些沒有什麼特別。

有時阿嬤施加太多的關心我還嫌煩，只勉強提著笑容敷衍敷衍她，直到了這一件事情的發生，才改變了我。

在國三的暑假，某一天，我正在電腦前看電影，突然我的手機響起，心想：「是誰來打擾我的美好時光呢？」電話一接起來，原

來是我爸打來的，他的聲音聽起來凝重，說道：「阿嬤得了大腸癌第二期」，我的心瞬間漏拍了好幾下，我被這短短的幾個字嚇的半死，我在電腦桌前腦裡一片空白，我已經不知道我該做什麼了，當我回過神，我馬上把剛剛還在欣賞的電影關掉，馬上上網路查詢有關大腸癌的資訊，我手是發抖的，連移動滑鼠都是困難的，這是我第一次有親人會永遠離開我的感覺，我害怕極了。

晚上阿嬤回到家，我一句話都不敢跟她講，我不知道要如何開口，我只是默默的看著她，阿嬤的臉上看不出她對病情的焦慮，或許是她不想讓我們擔心，或許是她覺得她現在這樣已經很滿足了。

開刀的時間出來了，剛好我正在放暑假，我有好多的時間能照顧阿嬤，在知道病情的這段時間，阿嬤只要一有時間她就會亂想，好像她會就此離開我們一樣，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吃著晚飯，阿嬤突然叫住了我，她語重

心長地說：「阿嬤如果不在了，你也不要傷心，阿嬤可能活不久了，你要好好讀書，讀到博士，以後好好孝順父母……」，聽到這些話，淚水不斷的在我眼眶裡打轉，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在阿嬤面前哭，但它卻不聽我的使喚，淚水一顆一顆墜落，最後甚至是一條一條的流，我的心就好像被刀子割傷一樣的痛，我心裡想：「阿嬤這一生有做錯麼事嗎？為什麼老天要這樣懲罰她，阿嬤是好人，小時候就活得很辛苦了，為什麼老了也不要讓她好過？」我是這樣的對老天生氣，希望祂能知道我的心聲，希望祂能不要帶走阿嬤。

手術中的燈一亮，我的心也跟著緊張，我在外頭焦慮著，一直不斷的看著手術中的燈什麼時候才會熄滅，四個小時這樣過去了，我害怕和緊張的心情從沒停過，「啪—」的一聲，燈滅了，我緊張的心情達到了最高點，醫生從手術房裡走出來，我們趕緊上前想了解現在的狀況，「手術很成

功」這正是我現在最想聽到的話，我的心像氣球一樣洩了氣，心情也輕鬆許多。

現在我在台南生活，我超喜歡星期五，因為可以見到我一個禮拜不見的家人，現在我才知道家人的重要，知道奶奶的辛苦，現在只要看到生離死別的新聞或電影，我就很有感觸，眼眶不只泛淚，有時還會為他們留下悲傷的淚水，因為我知道親人離開我們的痛，有時我會討厭以前的我，為什麼我這麼不會想，為什麼我這麼的不體貼，為什麼我這麼的不孝順，我恨以前的我自己，但從經歷了這段過程，我也從中學到了許多，我知道我要更珍惜與家人共同的時光，我知道我要更愛我的家人，我知道沒有了家人跟死亡是一樣的痛苦，我知道忤逆長輩是不對的，我知道嫌煩更是不孝的，現在的我很努力的達到這些要求，因為我知道不只我的家人愛我，我也很愛很愛我的家人。

青春記事簿—佳作 8

玻璃缸

葉亭宜

那是我的專屬座位，雖然稱不上是椅子，但我就是喜歡坐在那看著小魚兒。

從小我們家就不准養寵物，唯一養過的就只有魚和白文鳥，其實我比較想養小狗和兔子，可是我媽不准，一是狗很吵，二是兔子很臭，三是嫌我不會照顧。不過白文鳥也養不久，大概一兩年吧，途中死了幾隻，最後的兩隻，母的難產先死，公的寂寞老死，再加上那時禽流感流行，為了健康就不再養，只剩下養魚了。

只剩下養魚了所以我想好好對待它。我爸有個大魚缸，而我自己也有個小魚缸，大魚缸中養著六隻血鸚鵡，原本應該是如血一般的鮮紅，可隨著時間流逝，我卻覺得牠們越發慘白了，而且還患有被害妄想症。每次看見牠們都不是像其他的魚一樣以優雅的步伐四處遊蕩，而是躲在邊邊

角角搞自閉，我一靠近，就像是受虐兒童般，一邊喊著不要靠近一邊後退，看到我像是看到鬼一樣，所以我放棄了，比起和那些有自閉症的孩子們培養感情，小魚缸似乎容易多了。

我的小魚缸一開始只有兩隻孔雀魚和五隻小蝦子，後來母魚生了十一隻小魚，一下子小小的魚缸，爆滿。

剛出生的小魚真的很可愛，小小一隻從上面看像蝌蚪。我一直都看著，從牠們住進這裡開始，不過，我每個禮拜只能回家一次，時間不多。每次一回家，放下行李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魚，看看牠們是否有長大？是否有生病？最重要的，是否有缺少？我好怕我的小魚死掉，因為以前有過每天撈浮魚的經驗，我希望這一次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健康長大。

我總是坐在那凝視著我的魚缸，深怕自己漏看了些什麼，其實那也不算是個「椅子」，它是某個最近挺流行的瘦身器材的腳踏

板，叫我站在那彎著腰看著我的魚，實在有一點對不起我辛苦腳及可憐的腰，所以我乾脆就當它是椅子，坐了下去。有時候是十幾分鐘，有時甚至一坐就是半個小時，不會膩。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看著魚缸，恨不得能將一切都收進眼底。我細數著魚隻的數量。我觀察著魚兒的變化。我研究著蝦子的動態。我思考著葉片減少的原因。整個魚缸的生態我都在看著。第一次，我懷疑著有著朱紅色短尾巴的母魚，懷孕了；第二次，我看見了有著一條黑與黃鮮明對比尾巴的公魚，鰭上那份鮮豔似乎少了許多；第三次，我發現了茂密翠綠的水草，不再那麼擁擠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每一次我都看見了許多不同，我深怕這些不同，會影響牠們的生命，我要牠們活下去。

我總是坐在那裡深深的凝視著牠們。問我會不會感到無聊？我在思考著異想天開的問題，也在認真觀察牠們的不同

，哪有閒暇無趣？

魚兒們在幹麻？為何要游？有目的地嗎？看著牠們，我時常在想，沒有學校的魚兒要如何學習？不需上班的魚兒都在做些什麼？然而這些問題，沒有答案。

像魚一般在水裡悠游，很自在卻也不自由，不管游到哪，最終，還是被侷限住，就像現在的我一般，不管跑哪去，最後還是被名為現實的框框給框住，誰也躲不了，出不去。

我要我的魚兒好，卻又框住牠們，我所能做的就是讓牠們活下去，或許這是我自私的任性，可我不捨放了牠們，所以我只有一直看著，看向牠們。最終，他們也不過是人類掌中，美麗而脆弱的生命。

我的專屬座位依然在那等著我。

青春記事簿—佳作 9

愛·無止盡

吳昕璇

「世界上最寬闊者是海洋，比海洋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父母的胸懷。」人的胸懷可以包容一切，但又以父母親的胸襟最令人感到敬佩。他們包容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論是好是壞，對兒女的所作所為都用他們廣闊的心去接納。他們不只是我們的親人，更像是朋友一樣，不管有任何疑難雜症，父母都會義不容辭地為我們解答。

在不久之前，為了要忙老師交代的作業，每天放學後都要留下來，而這一留都是要留到八、九點才走人的，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根本沒什麼，八、九點還挺早的，但是對我來說已經夠晚了，從我家來學校要大約二十多分鐘，所以來回就將近要一個小時。由於我家到學校這個距離說近不近、說遠不遠，就那麼剛好卡在這種特別的位子上，正常時我是搭公車回家，但是像這種特

殊時候，公車老早就離站了，只能打電話請父母來接。

我心想：天哪！一個小時耶！八點檔都已經看完一半了。尤其那個時候日夜溫差大，晚上的氣溫真的冷到讓人直發抖。想到這裡，每每讓我拿起手機準備打電話的手都會停頓一下，內心實在很猶豫、很掙扎，一方面擔心每天都那樣接送他們會不會冷到，一方面又在煩惱沒人來接我這要如何是好。此時，我的眼睛餘光瞄到有一片燈光，在夜晚裡特別醒目，一台紅色的車子就這麼停在我面前，搖下車窗，對我招招手，要我趕快過去，我臉上頓時充滿笑意——有這樣的父母，真好！

「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以上這四點說說很簡單，但真正做到的又有誰呢？光是第一句「父母呼，應勿緩」我就沒做到，最常聽到的台詞就是「你等一下！」，要不然就像是掉進深潭的小石頭一樣，完全沒

回應。這些不知不覺就會犯的過錯，雖然是很不起眼的小動作，也或許是無心的反射動作，殊不知這都會傷了父母的心。

我常在想我除了幫父母分擔一些家務，我還能做什麼？小時候他們常說只要我不要亂搗蛋、給別人添麻煩，他們就會很開心了。但是現在呢？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我能幫忙的事情也多很多，可我始終還是不知道要為父母做些什麼。

或許早晚對父母關懷問候、晨昏定省，每天吃飯時多關心他們在公司上班的情形，如同父母關心我們在校的課業一樣，甚至是最簡單的一句「我回來了」，父母都會很開心、伸出雙手擁抱孩子說：「歡迎回來！」

親情是沒有條件的，不會要求什麼回饋，父母都會默默守護孩子，只要孩子平安快樂，這渺小的心願就達成了，這是最簡單也是最深奧的——「親情」。



青春記事簿—佳作 10

那些日子我在長照

奮鬥的日子

余培筠

每次的實習都讓我學到很多不同的，長期照護與其他科別所不同的地方，了解長期照護服務型態(護理之家)在長期機構體系的定位，也了解了在長期照護體系中各類專業人員之角色與功能，比如說照顧服務員、社工、護理人員等分工合作，各有各的職責但又彼此連繫著，我喜歡此單位早上交班時，有各個不同的工作人員一起開會，這樣提出所觀察到的所了解的，再進行統合及討論，我覺得這樣可以更全面性的照顧住民，也能讓每個工作人員更了解每位住民，進而提升照護品質，例如：有位住民最近比較憂鬱，照服員及護理人員就會提出看法，一起找出原因。我也喜歡此單位的擺設及佈置，利用創意幫助老年人增加各種知覺刺激，例如走廊上的花花草草、天花板不同的吊飾、每位住民的

床頭都有繽紛的擺飾，還有每位住民的照顧注意事項，也能針對老人佈置各式不同的懷舊情景及擺設，利用創意幫助老年人喚起以前美好的回憶，進而幫助他們更加肯定自己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例如：布告欄的童玩、大廳的壁紙和古老的東西，還有針對失智老人的擺設，例如：門口不同的水果(草莓、香蕉等)，在加上護理人員的穿著和圍裙，感覺很溫馨，讓住民有種歸屬感，更讓單位更有家的感覺，喜歡這種一家人的感覺，感覺住民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在這單位還有學習到規劃及設計活動，學習針對老人設計不同的活動，思考每個活動對住民的好處，每個活動得有意義，例如：踢球可以幫助老人下肢運動、投、丟球可以幫助老人上肢活動，藉由活動促進或保持老人的身體功能於最佳的狀態；一起唱歌(日文童歌)讓老人懷念之前的小時候，說出以前的事等。且活動也要在住民的能

力範圍內，才能增加住民的自信心，例如：投籃的活動，針對每位住民的肢體活動範圍，將籃框向前向後。還有體驗到外出的活動，帶住民到公園及到軍公教購買，當看到住民看到花草，臉上喜悅的表情，就讓我心情也很好，也很開心，才發現其實只是近距離的散步，只是公園裡的花花草草卻能為有些住民極大的喜悅，在過程中，住民也會很開心的跟我們分享這是什麼花，他家也有種，他以前也很喜歡種花等等，在講這些時那臉上的開心和自信，就讓我覺得雖然有點累，但是很值得，也很開心我們真的有幫助到阿公阿嬤，這也是這一梯剛開始我對自己的期許，剛開始實習時，我就希望自己可以替這些阿公阿嬤帶來開心和快樂，所以我很開心自己做到了。

我也學到如何與老年人溝通及互動，其實在這梯實習前我是很排斥老年人，所以剛開始

來此單位時，我很害怕也很不喜歡，但是經過這幾個禮拜的相處，我發現他們的可愛和優點，比如我的個案雖然他日夜顛倒，常常都在睡覺，但是當他清醒的時候很可愛，會跟我說這個社會很亂或是會問我有沒有吃飯，而且雖然他吃飯的時候總會一直說好難吃或是我不要吃，但是只要耐心的跟他說，吃飯的好處或是一直鼓勵他，他還是會乖乖的把飯吃完，所以藉由這陣子和他的相處讓我了解其實老年人不是難搞，只是需要花點耐心哄他和鼓勵他，當了解了他的習慣和特性，就會發現老年人其實很可愛，甚至我們可以從老年人身上學到我們所不知道的，例如：有些老年人會教我們唱歌、有些老年人會教我們說日文或是有些老年人會教我們做人處世的道理等，其實老年人就像個人體資料庫，他們的經驗和經歷都會讓我們學會很多事，他們的人生故事很多都可以激勵我們，讓我漸漸降低我對老年人的排斥及不喜歡

，也因為漸漸了解他們，讓我更能體會到居住在長期機構之老年人的失落感和需求，更希望自己能夠多多陪伴他們，藉由陪伴和活動帶給他們開心與快樂，多多與他們聊天或是互動，增加外來的刺激，避免生活乏味導致老年人憂鬱，希望能夠促進老年人對外的互動，避免老年人因住在機構就與世隔絕，還是一樣那句話「希望自己能夠替他們有幫助」。

在技術方面，我在這梯實習中也將很多技術練得很熟練，例如：NG feeding、NG care、foley care、IM、Tr care和傷口換藥等技術，也發覺到每樣技術的訣竅，將每樣技術練得很純熟，也學到與其他單位不同的技術，例如：居家導尿，居家導尿方式不同的尿管等。還有長照的特色每樣東西都得考慮到方便及家裡方便，不比在醫院，所考慮的點不同，讓我體驗不同技術方法。

